

2191



紅 蒙 羊 俠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紅羊豪俠傳 第三集回次

- 第二十一回 富家兒攬轡喜登龍……………嬌小姐撈鞭懲試馬
- 第二十二回 提親事媒妁惑甘言……………鬧洞房賓朋作惡劇
- 第二十三回 託鬼神梟雄喬說夢……………見圖畫縣令暗驚心
- 第二十四回 設陷阱借箸獻奇謀……………入囹圄叩門驚噩耗
- 第二十五回 就虛避實定計救良朋……………涉水跋山罄金求俊僕
- 第二十六回 巧言令色斲養弄權……………換日偷天疆臣入轂
- 第二十七回 縱虎歸山中丞失策……………放蛇入壑大令辭官
- 第二十八回 傾竹葉壯志凌雲……………訪梅花雅人踏雪
- 第二十九回 借酒澆愁乞兒嘔閒氣……………因屍圖詐地痞味良心
- 第三十回 較鏽鉢續命仗遊絲……………逞才華迴天憑隻手

紅羊豪俠傳

著作者 張恂子

第二十一回

富家兒攬轡喜登龍 嬌小姐揚鞭憨試馬

話說洪秀全和楊秀清石達開等計算手下的黨羽也有七八千人覺得也不能算少了正在得意萬分的時候忽地撲通一聲倒把衆人嚇了一跳趕忙定睛細看時却原來是蕭朝貴和秦日綱兩人因爲你一杯我一杯盞把酒都喝多了便不約而同的渴睡起來當大衆講話的時候兩人已在那裏東倒西歪了及至衆人還正計算人數時不由得撲通一聲兩人

便栽倒了一雙直僵僵的睡在地上。却還是鼾聲如雷。衆人見了都大笑起來。曾玉珩忙吩咐僕役把兩人扶到床上去替他們解衣安寢。這裏衆人便洗盞更酌。秀全又開言道：「適才楊兄說起的韋昌輝據小弟看來應當派人前去和他聯絡一下。因爲我們一旦聚了七八千人馬在一起。沒有錢決計不能辦大事的聯絡了他。我們就可不愁沒錢使了。但不知我們這幾個人中間那一位願意前去做說客。石達開聽了端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盡。道：「這事情小弟自問還能對付得了。就讓小弟討了這一趟差使罷。」秀全大喜道：「若得石兄前去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我就派秦日綱兄跟隨石兄一同前往便了。」當下計議停當。大衆才隨意吃了些飯。席散了。之後又談了一會各自分頭安寢。第二天早上石達開果然帶了秦日

綱。一。同。往。韋。昌。輝。家。而。去。好。在。彼。此。相。距。也。只。有。四。五。十。里。路。的。遠。近。兩。匹。馬。走。了。大。半。天。也。就。到。了。果。然。韋。家。是。個。有。錢。的。氣。派。那。屋。宇。十。分。煊。赫。門。上。通。報。進。去。傳。出。話。來。說。了。一。個。請。字。韋。家。的。僕。人。便。彎。彎。曲。曲。在。前。領。導。穿。過。了。好。幾。進。屋。子。才。到。了。一。間。很。精。緻。的。書。房。裏。只。見。這。屋。子。三。面。是。窗。那。窗。上。却。是。做。成。的。五。瓣。梅。花。形。用。五。色。玻。璃。嵌。成。的。窗。下。幾。隻。高。脚。的。花。盆。架。子。上。面。放。着。一。盆。盆。的。杜。鵑。花。淡。紅。香。白。開。得。十。分。絢。爛。原。來。廣。西。地。方。地。氣。較。煖。所。以。這。杜。鵑。花。除。掉。冬。天。之。外。春。夏。秋。三。季。可。以。開。個。不。斷。的。不。過。杜。鵑。花。極。少。非。出。重。價。不。容。易。覓。得。罷。了。一。面。窗。子。下。放。着。一。個。十。景。櫥。裏。面。安。設。着。翡。翠。小。屏。風。瑪。瑙。筆。筒。之。類。五。光。十。色。煞。是。好。看。一。面。才。是。一。排。玲。瓏。小。巧。的。紅。木。几。椅。一。面。是。牆。壁。掛。着。四。

條小屏條畫的是工筆仕女石達開定睛細看時第一幅是曹大家續著漢書第二幅是班婕妤悲吟團扇第三第四幅是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和謝道韞咏雪畫得都很精細兩旁一副琴聯上寫着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簾櫳十四個字那字體寫的褚河南一派十分秀媚石達開記得這兩句是韋端己貴公子詩裏頭的大約韋昌輝自命是韋莊的後人又自命是個貴公子才採取這兩句詩做了聯語的石達開是個胸襟闊大的人物見了這屋子覺得富貴氣太重未免和自己的脾胃有些不合此等地方看似閒筆墨而兩人之個性已躍然紙上後此東北兩王內訌翼王至一怒而走讀者見微知著雖謂之於金田共事之初已露其端緒焉可也當下便也懶得再細看了向椅子上坐等候韋昌輝出來廝見那秦日綱是個粗人他又是生長在田間的覺得生平從沒看見過這種陳設便東張西望十

分有味不到半個時辰。韋昌輝已是跨進門來。向兩人連連拱手道：「不知兩兄駕到，未曾遠迎，還乞恕罪。」石達開不免也謙遜了幾句。當下便分賓坐下。先談了些閒話。石達開才把來意委婉地說了。初意以爲昌輝不過是個尋常的純袴子弟，怕沒有那們的膽量。那裏知道昌輝的答語却出乎石達開意料之外。只見昌輝慨然道：「小弟也久慕洪先生是個蓋世英雄，頗有想去和洪先生廝見之心。只怕洪先生不肯冒昧和生人傾倒肺腑。所以因循未果。如今蒙洪先生和石秦二兄不棄教，小弟追隨三位之後，共謀大事。小弟敢不唯命請。石秦二兄上復洪先生，小弟準明天過來聆教。說罷，便堅留二人吃飯。石達開想不到韋昌輝竟這們爽爽快快地答應了，便也歡然應允。吃過了飯，才辭了昌輝，加鞭回金田村。見了秀全。

把昌輝的說話述了一遍。秀全見昌輝答應了，覺得餉糈一方面有了把握，胆子便大了許多。秀清在旁邊便和秀全商量道：「這章昌輝雖說也是十分豪爽的人物，可是富家子弟十個倒有九個是歡喜帶高帽子的。須要如此這般的款待他才好。」秀全點頭會意，便託曾玉珩去布置一切。第二天將近正午時分，章昌輝果然策馬而來，還沒有進金田村，却遠遠地望見金田村裏家家挂燈結綵，像是有甚做喜慶的事情。一般他心裏覺得奇怪，便勒住馬頭，問一個在田裏種菜的漢子道：「請問老哥，今天你們金田村裏爲什麼這等熱鬧？像是有什麼喜慶的事情？」一般那種田的道：「你過路客官有所不知，今天我們村裏的洪教主吩咐下來，說午牌時分有一位韋公子要到我們金田村來和洪教主廝會。這韋公子是一位大

大的英雄所以吩咐我們合村的人懸燈結綵歡迎他。是第一頂高帽子并且還吩

咐每四家合殺一條牛合開一盞酒我們準備喝一個痛快才不枉見了

韋公子一場。是第二頂高帽子韋昌輝聽了心裏不免動了一動心想洪秀全這等

款待自己簡直尊敬得自己天下無雙地上獨一的了自己倒不可辜負

了他的一番美意。韋昌輝上當矣當下便用鞭子在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那馬

便放開四個蹄子潑刺刺的跑進了村口却見有一大簇人候在道旁正

是胡以光秦日綱蕭朝貴三人率領了許多村民在那裏迎接昌輝。是第三頂高帽子

子昌輝在馬上忙答了一禮衆人便簇擁着昌輝一同往前走只聽得

村口一聲號礮是報告全村人知道說是韋昌輝已經來了霎時間全村

的人便歡聲雷動起來。是第四頂高帽子這時昌輝心裏的得意便難以言語形容

那流星探馬更跑在前面報告秀全去了。

是第五頂高帽子

走至半程又有一簇人

在路旁迎接爲首的却是楊秀清石達開馮雲山三人

是第六頂高帽子

昌輝欲待

跳下馬來却被石達開一手托住馮雲山便在前帶馬走不到百步也就

到了曾家洪秀全和曾玉珩兩人却已在大門外躬身迎接

是第七頂高帽子

如此這般楊秀清所預定之計畫而由曾玉珩布置者也惟其如是韋昌輝乃甘爲洪秀全不叛之臣矣

韋昌輝才下了馬留心打量時

見曾家一發布置得花團錦簇當下洪秀全把韋昌輝往裏讓在大廳上

坐地僕役們川流不息的送茶遞水輝昌這時因爲秀全一千人十分十

二分的款待自己自己這一顆心早被他們那種虛文末節所打動了從

此也就死心塌地願意幫助秀全共謀大事主意想定便連連拱手道昨

天蒙石兄枉顧說起保良攻匪會小弟自當竭誠贊助但請諸位放手辦

去小弟一些兒薄產願意全數拿出來充作餉糈共襄義舉小弟回去先送一萬吊錢過來往後要是需用甚麼儘請派人到小弟那裏來支取就是秀全等一千人巴不得韋昌輝嘴裏吐出這句話來自然轟雷似的答應了一聲當下也就大排筵席款待昌輝一切繁文縟節也就不必細說自從這一天羣雄聚會了一次之後金田村裏便扯起一面保良攻匪會的大旗來曾玉珩又把一所土地廟改做保良攻匪會的辦事處洪秀全便從曾家遷到這土地廟裏派秦日綱蕭朝貴兩人充任教頭訓練一般村民成爲勁旅楊秀清也就回平隘山號召他的同黨去訖胡以光依舊回縣城去遇事好做保良攻匪會的耳目石達開也回到家裏把所有的家產都變賣了現金一古腦兒助入這會裏充作軍餉自己也就一心一

意。在。秀。全。身。旁。囊。贊。一。切。這。些。情。節。表。過。不。提。再。說。有。一。天。秀。全。招。呼。雲。山。到。密。室。裏。和。他。商。量。道。我。從。那。一。天。燕。爾。新。婚。被。花。縣。的。公。差。前。來。纏。惱。以。致。奔。到。香。港。之。後。這。幾。年。在。廣。西。傳。教。足。無。停。趾。也。就。顧。不。得。室。家。之。好。倖。傲。這。一。次。在。金。田。得。了。根。據。地。也。可。以。少。蘇。喘。息。不。過。眼。見。得。就。要。準。備。起。事。了。我。的。那。嬌。妻。弱。妹。若。是。丟。他。在。花。縣。難。免。不。要。遭。清。朝。那。裏。狗。官。的。毒。手。所。以。我。的。意。見。想。把。拙。荆。賴。氏。和。舍。妹。宣。嬌。一。齊。接。到。金。田。來。將。來。也。可。以。免。掉。心。罣。兩。頭。了。這。趟。差。使。須。要。奉。煩。你。去。走。一。遭。你。的。家。眷。也。可。順。便。一。同。接。了。來。不。知。你。意。下。如。何。雲。山。點。頭。應。允。道。這。主。意。不。錯。小。弟。就。去。走。一。趟。罷。說。罷。果。然。收。拾。收。拾。動。身。回。花。縣。去。了。隔。了。三。個。月。才。見。馮。雲。山。把。洪。馮。兩。家。的。眷。屬。一。齊。接。到。了。金。田。就。和。秀。全。一。

同住。着。賴。氏。是。個。很。賢。德。的。婦。人。便。幫。着。秀。全。料。理。一。切。惟。有。宣。嬌。雖。是。個。女。子。他。的。性。格。却。是。個。喜。動。不。喜。靜。的。眼。睛。裏。看。着。蕭。朝。貴。和。秦。日。綱。在。那。裏。操。練。士。卒。便。也。短。衣。窄。袖。學。起。馳。馬。擊。劍。來。更。兼。宣。嬌。容。貌。生。得。十。分。美。麗。明。眸。皓。齒。穿。着。一。件。玫。瑰。紫。的。緊。身。小。襖。跨。着。一。匹。桃。花。馬。在。校。場。上。往。來。馳。驟。一。對。小。蠻。靴。分。左。右。跨。在。馬。踏。鐙。上。兩。隻。耳。朵。上。的。一。副。翡。翠。宕。圈。那。馬。跑。時。這。一。副。耳。圈。便。好。像。博。浪。鼓。一。般。宕。個。不。住。兩。旁。站。的。軍。士。看。着。這。位。女。將。軍。不。啻。神。仙。中。人。當。宣。嬌。跑。到。緊。要。的。去。處。便。不。由。得。聯。珠。價。喝。起。采。來。這。喝。采。聲。不。打。緊。却。驚。動。了。秀。全。至此方拍合宣嬌與朝貴一段姻緣滅盡針綫痕迹。原。來。秀。全。正。在。檢。閱。保。良。攻。匪。會。的。名。冊。不。道。外。面。校。場。上。一。片。喧。嚷。聲。音。却。把。秀。全。鬧。得。無。心。再。行。細。看。了。便。推。開。了。那。名。冊。立。起。身。來。

反操着手往大門外走來。立在門首階沿上。向校場裏望去。只見他妹子宣嬌騎着一匹駿馬。在那裏往來馳驟。身體一顛一聳的。櫻口裏又嬌聲咤叱着。瞧他騎馬的姿勢。已是十分熟溜了。再一瞧馬後時。却見一名漢子。裡開了半邊胸脯。手裏拿了一條鞭子。幫着宣嬌打那馬屁股。這時宣嬌的馬。已是跑得很快了。這漢子便也運用他的腿力。和那隻馬賽跑。可怪這漢子的腿力。倒並不弱。只見他左右兩隻脚底。一上一下的。兩條腿的人。和四條腿的馬。賭跑起來。却一般的快慢。秀全不由得吃了一驚。忙定睛細看這漢子時。這漢子相貌十分兇惡。紫糖色的臉皮。上黏附着許多汗珠。不是蕭朝貴是誰。秀全看他的那種傻態。十分好笑。又見宣嬌雖是一個弱女子。倒肯和男子在一起操練武藝。將來多少也可以幫自己。

幹些兒事。業心下不由不暗暗歡喜起來。看了一會，便依舊反操着手，回到了廟裏。一會兒，宣嬌也跑完了馬，嬌喘細細的，在內室裏換衣服。秀全的窗外，便有兩個人在那裏講話，只聽得一個人笑着說道：「蕭大哥，辛苦了也。虧你只有兩條腿，居然能追上了四條腿，這個差使要在旁人就幹不了。」秀全聽得清楚，說這話的人正是秦日綱。一面又聽得蕭朝貴答道：「這算甚麼？我老蕭在廬陸峒的時候，八百一千里路，一天就可以打一趟來回。差些的馬匹還跑不過我老蕭咧。」蕭朝貴說了這話，秀全雖是瞧不見他的面目，可是聽他的口氣，就知道他說話的神氣，定然十分得意，便也笑了一笑。又往下聽時，只聽得秦日綱哈哈大笑道：「這是蕭大哥的本領了。不過洪先生教我們倆做這保良攻匪會裏的教頭，他既是把這們

重○大○的○責○任○付○託○給○我○們○倆○我○們○倆○自○然○也○應○當○顧○顧○自○己○的○身○分○我○們○
倆○的○身○分○在○清○兵○的○營○裏○至○少○就○是○個○參○將○你○可○曾○看○見○過○清○兵○營○裏○的○
參○將○有○跟○在○女○娘○們○馬○屁○股○後○面○撒○開○兩○腿○飛○跑○的○嗎○如○今○你○這○樣○做○將○
出○來○兀○的○不○辱○沒○煞○了○我○們○的○身○分○秦日綱曾充清營材官故所言如是 蕭朝貴道我不知

甚○麼○叫○做○身○分○我○只○知○道○我○心○裏○佩○服○的○人○便○教○我○粉○身○碎○骨○也○都○願○意○
我○心○裏○討○厭○的○人○和○我○說○話○我○也○待○理○不○理○的○這○位○宣○嬌○小○姐○我○就○佩○服○
他○佩○服○得○什○麼○似○的○大○家○都○說○洪○先○生○是○個○英○雄○我○說○洪○先○生○的○英○雄○還○
不○及○他○的○妹○妹○因○爲○洪○先○生○胆○子○太○小○不○比○宣○嬌○小○姐○一○個○兩○截○穿○衣○三○
縷○梳○頭○的○女○人○上○馬○下○馬○却○如○履○平○地○一○般……秀○全○正○要○往○下○聽○時○湊○
巧○馮○雲○山○在○外○面○跑○了○進○來○因○此○把○兩○人○的○話○頭○打○斷○秀○全○聽○他○們○一○同○

向雲山招呼了。雲山趨向秀全的屋子裏來。蕭秦二人便邊說邊笑的向外而去。這裏秀全見雲山進來了。他不禁觸動了心事。便招了招手。教雲山和自己並肩坐着。低低的說道。舍妹此刻也是標梅待字之年了。因爲我一晌不在家裏。所以還沒有許配給人家。我想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要是有什麼相當的人物。就攀給了他。也好了。却一樁心事。此刻我却物色到一個相當的人物。就託你做個月老。罷雲山沉吟了半晌。道。你所說的相當的人物。不知是那個。你且把這人姓名誰說將出來。再等我來和你忖量。忖量秀全便做了一個手勢。道。我說的不是別人。便是那個蕭朝貴。馮雲山搖頭道。不對。不對。第一蕭朝貴是個草包。和令妹匹偶未免有彩鳳隨鴉之嘆。第二蕭朝貴臉子太生得醜陋了。和令妹比起來。正是一。

個兒月殿嫦娥一個兒鬼國羅刹第三蕭朝貴這人我看他雖不是柳下惠復生却有些像魯男子再世大家不是時常聽見他自己說過那一次苗女把他攔腰一抱抱上了床還被他掙脫出來的嗎有此三層原因所以我看你把令妹攀給蕭朝貴簡直是明珠投暗依小弟的愚見還要請洪兄三思才是秀全見雲山這般說便微笑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蕭朝貴對於旁的女子未必會發生甚麼情愫至於提起舍妹你只要去向他說了一聲他準定一百二十個願意的秀全說到這裏便把適才在窗下聽的秦日綱和蕭朝貴一問一答之詞都述給馮雲山聽了又道朝貴面貌醜陋不醜陋那更是不必顧慮男子娶妻尙日娶德不娶色何況女子嫁丈夫豈有反而要注重面貌的道理我可以決定舍妹定然不致怨

及做哥哥的替他。把這丈夫揀錯了的。爾時秀全腦筋未免陳舊蓋爲時代所限關於婚姻之認識尙未能如今日之真切也否則何至後文與楊秀清另外演出一段公案哉故此日秀全之提親雖謂之聚九州鐵鑄成大錯焉可也。馮雲山點頭道如此待小弟去。

和蕭朝貴講就是了當下便一徑來尋蕭朝貴却見蕭朝貴正在校場上舞弄一柄單刀馮雲山等他舞完了一套便一把將他拉到僻靜的所在道蕭賢弟愚兄特地來向你討一杯喜酒喝蕭朝貴聽說愕了半晌道奇了那裏來的喜酒請你馮大哥喝如果真有喜酒還有個不請你馮大哥喝要你馮大哥自己開口的道理嗎馮雲山知道和這傻子說話是不能繞着大圈子的便直捷爽快地說道你不要裝傻老實和你講吧我適才說的向你討喜酒喝便是替你做媒娶一個如花似玉的老婆進來到那個時候你還好意思不請我們喝喜酒嗎如今且撇下喝喜酒的事情不

談。究。竟。我。替。你。做。媒。你。願。意。不。願。意。雲。山。說。罷。便。瞧。着。蕭。朝。貴。的。臉。等。他。的。回。話。說。也。奇。怪。那。蕭。朝。貴。却。只。是。搖。頭。接。着。便。說。出。一。番。話。來。欲。知。蕭。朝。貴。說。些。什。麼。話。對。於。洪。宣。嬌。的。親。事。答。應。不。答。應。且。閱。下。文。

評曰。兵。不。厭。詐。當。易。代。之。際。天。下。紛。紛。固。未。嘗。不。許。人。用。權。術。也。楊。秀。清。在。太。平。天。國。權。傾。朝。野。秀。全。且。有。時。爲。所。挾。持。究。其。實。則。誠。慤。不。及。馮。雲。山。慷。慨。不。及。石。達。開。然。其。用。兵。自。有。獨。到。之。處。且。一。二。小。聰。明。亦。爲。他。人。所。弗。可。及。卽。如。本。回。用。計。使。韋。昌。輝。入。穀。一。事。有。造。於。太。平。天。國。者。非。淺。正。不。得。以。其。後。此。之。擅。權。而。少。之。也。

洪。宣。嬌。在。本。書。爲。重。要。人。物。故。本。回。馳。馬。一。節。文。章。煊。染。頗。費。匠。心。所。以。使。讀。者。於。腦。海。中。先。鐫。一。宣。嬌。之。小。影。則。東。北。兩。王。交。惡。時。再。

出。宣。嬌。方。不。嫌。突。兀。耳。

自第十回起洪秀全馮雲山秦日綱胡以光曾玉珩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韋昌輝等俱已陸續奔赴腕底作者乃於本回作一小結束使羣雄聚首一堂而後二十一回以下乃可另開新局面故本書初集實以本回爲關鍵讀者慎勿輕易讀過也

第二十二回

提親事媒妁惑甘言 鬧洞房賓朋作惡劇

話。說。蕭。朝。貴。聽。了。馮。雲。山。提。起。和。他。做。媒。的。話。却。把。一。顆。腦。袋。搖。個。不。住。道。我。不。要。娶。老。婆。我。一。個。人。自。由。自。在。的。不。好。偏。要。弄。個。女。人。來。和。我。麻。

煩馮大哥你這一杯喜酒便休想喝的成功馮雲山見他說得很是堅決
暗想這傻子竟這樣拉架子我何不和他作耍一場讓這傻子急上一急
也是好的當下便冷冷的道你既不要娶老婆我也不能勉強你的不過
這一位小姐真是天下獨一地上無雙打了燈籠火把都沒有找處你錯
過了這們一頭好親休要後悔蕭朝貴笑道我自問是個草包千嬌百媚
的小姐也沒福消受只得請你馮大哥另行去做給別人我老蕭是今生
今世總不想娶老婆的了馮雲山道那很好我這個原也是受人之託不
過你既是一口回絕了我往後你要是後悔起來非向我碰三個響頭我
再也不會來受你這奚落的了馮雲山說完話便有意做出回身就走的
樣子一面却又嘴裏咕嚕着道傻子總有幾分傻氣放着這種天仙般的

洪宣嬌小姐不娶。難道真要等玉皇老子把孫女兒嫁給你不成。那蕭朝貴旁的話倒沒有聽得入耳。惟有洪宣嬌三字鑽進耳朵裏。却格外分明。忙搶上一步把馮雲山衣袖拖了一把。道馮大哥且慢走。究竟這位小姐是姓張姓李。你既是做媒來的。怎麼沒說明白。就這們拍拍身體走了呢。馮雲山却回轉頭來哈哈大笑。道你橫豎是今生今世不娶老婆的了。那麼讓他姓張也好。姓李也好。都不干你老蕭的事。要你尋根究底。則甚。蕭朝貴忙陪笑道。我老蕭原是個草包。適才一番說話。你馮大哥休得生氣。我老蕭今生今世本不想娶老婆。不過既是你馮大哥來做媒。也是一片好意。我老蕭那有不把女家姓甚名誰問清楚了。就一口把你馮大哥回絕的道理。

蕭朝貴口氣漸鬆動矣。誰謂蕭大哥不善辭令哉。

馮雲山見這傻子漸漸和魚兒般的上鉤。

來。了。心。裏。兀。是。十。分。得。意。便。也。換。了。口。氣。道。既。是。你。這。麼。說。了。就。告。訴。你。罷。這。位。小。姐。不。是。別。人。便。是。你。適。才。在。他。馬。屁。股。後。面。跟。着。飛。跑。的。洪。先。生。的。令。妹。洪。宣。嬌。小。姐。蕭。朝。貴。聽。清。楚。了。洪。宣。嬌。三。字。便。也。來。不。及。再。答。話。急。忙。撲。翻。身。軀。碰。碰。還。向。馮。雲。山。叩。了。三。個。響。頭。道。馮。大。哥。你。大。人。不。記。小。人。之。過。適。才。我。老。蕭。衝。撞。了。你。因。爲。一。時。豬。油。蒙。了。心。以。爲。這。洪。小。姐。萬。萬。不。會。嫁。給。我。老。蕭。的。別。家。的。小。姐。無。論。怎。樣。我。老。蕭。總。是。不。願。意。要。所。以。才。沒。有。問。得。清。楚。就。這。們。的。回。絕。了。馮。大。哥。如。今。既。是。洪。小。姐。肯。嫁。給。我。這。草。包。也。是。我。老。蕭。祖。上。的。陰。功。積。德。我。老。蕭。又。不。傻。那。裏。肯。把。這。機。會。錯。過。了。呢。現。在。向。你。馮。大。哥。碰。上。三。個。響。頭。一。來。是。因。爲。適。才。說。話。太。大。意。了。得。罪。了。你。馮。大。哥。特。地。向。馮。大。哥。賠。罪。二。來。求。你。馮。大。哥。一。

發成。全了。老蕭把這個媒人做得圓滿了罷。馮雲山見蕭朝貴居然一片深情完全傾注在洪宣嬌身上才相信。適才洪秀全的說話並沒有錯也。就不再和他開頑笑了。忙一把將蕭朝貴扶起。惟儂人用情乃能專一蕭朝貴之於宣嬌可謂情有獨鍾苟非長沙一役違爲折翼之鴛者洪宣嬌或不致受楊秀清之誘惑耳惜哉一面便安慰了他幾句。一面回到秀全跟前來。

報告自然一言爲定。從此蕭朝貴便算把洪宣嬌聘定了。秀全也願意快一些替他們圓了房了。却一件心事便草草揀了一個日子就在這保良攻匪會的辦事處辦起喜事來。這聲風傳出去那些入會的老百姓不必說因爲蕭朝貴是會裏的教頭便爭先恐後地湊份子做賀禮。準備痛痛快快的喝一下子喜酒。上文寫馮蕭二人問答之辭至洋洋千言而如何問名如何納采又輕輕表過不再鋪張詳人所略略人所詳章法翦裁愜心

至便是那胡以光石達開也都來了。楊秀清還打起了保良攻匪會平隘。

山分會的旗幟帶了五六百名燒炭黨前來道喜他們原是借喜事爲名暗中還是商量如何計畫起事如何擴張實力到了結親的正日連章昌輝也來了正是說不盡的笙歌聒耳喜氣盈門好在男女兩家都在一起也不用再抬什麼轎子去娶新娘只要把洪宣嬌小姐從內室裏牽將出來和蕭朝貴拜了一拜天地便算是結親的儀節已經告畢接着便由秦日綱胡以光一千人哈天撲地把一對新夫婦送入洞房那時洪宣嬌小姐還是從俗例用一方紅汗巾子把粉臉蒙得文風不透只見他低垂粉頸輕斂霞裾和蕭朝貴並肩坐在床口上衆人便慫恿蕭朝貴快些動手把新娘的紅汗巾解了那知蕭朝貴却只是嘻開了嘴唇傻笑不肯動手好一個秦日綱也就不再客氣竟自捉住了蕭朝貴的一隻手向新娘頭

上。只。一。掀。那。紅。汗。巾。便。輕。輕。巧。巧。的。掀。了。下。來。這。時。洞。房。裏。許。多。賀。客。不。由。得。不。把。眼。光。都。注。定。在。新。娘。的。臉。上。只。見。洪。宣。嬌。小。姐。裝。飾。了。一。下。那。臉。蛋。兒。越。發。搯。得。出。水。似。的。真。個。又。嬌。又。嫩。衆。賀。客。看。了。不。禁。暗。暗。喝。采。就。中。單。表。楊。秀。清。也。雜。在。一。千。人。中。間。他。本。沒。有。瞧。見。過。洪。宣。嬌。有。這。般。的。美。貌。一。旦。眼。睛。前。面。霍。地。一。亮。心。裏。便。吃。驚。不。小。吃。驚。的。是。老。蕭。那。樣。粗。糙。的。人。物。偏。偏。娶。了。個。老。婆。有。這。們。樣。漂。亮。正。是。合。着。一。句。俗。話。說。的。叫。做。巧。妻。常。伴。拙。夫。眠。了。可。惜。這。們。一。朵。鮮。花。插。在。牛。屎。堆。上。老。蕭。他。知。道。甚。麼。憐。香。惜。玉。未。免。辜。負。了。洪。小。姐。的。月。貌。花。容。了。此處點明一筆預爲後文伏線楊。秀。清。正。在。暗。暗。地。跌。脚。時。不。提。防。胡。以。光。等。打。夥。兒。却。在。那。裏。把。蕭。朝。貴。取。笑。你。一。言。我。一。語。窘。得。蕭。朝。貴。豬。肝。色。的。臉。皮。上。越。發。添。了。一。層。紅。暈。好。

容易外面來催坐席才把一千人岔散了。這時一桌桌的酒席不但把保良攻匪會辦事處的屋子裏裏外外都擺滿了。連外面校場上露天都擺得密密層層。這一天也就沒了階級。大家歡呼暢飲。後來有不少人嘔吐。狼藉才散了席。這裏一千人又把蕭朝貴簇擁到了洞房裏。各人搜索粘腸。重復把蕭朝貴取笑了一陣。直到魚更三躍。衆人才陸續去睡覺了。蕭朝貴送過了衆人。也就不再裝傻。開的一聲。便把房門關上。洞房內外便畫分了一道鴻溝似的。石達開和韋昌輝曾玉珩是不歡喜胡鬧的。早就另外要了一壺酒在那裏淺斟低酌。上下古今的談論着。楊秀清只因悶悶不樂。便先自向床上一躺。蒙頭而睡。馮雲山又被秀全約得去了。在秀全屋裏。噦噦喳喳。不知談論些什麼。只攢下胡以光和秦日綱二人算。

是鬧新房的同志不道蕭朝貴的房門開的一聲關了之後胡以光尋那秦日綱時却已不知去向胡以光單絲不成綫獨木不成林一個人沒有了伴侶便也鼓不起興來忙到處去找尋秦日綱那裏有絲毫影子連秦日綱睡的床鋪上也是衾褥依然不見有人胡以光疑惑秦日綱喝醉了酒不知在那個隱僻的所在睡着了因爲上次親眼見過秦日綱和蕭朝貴從席面上就那們直僵僵的睡了下去多分今天又發了老毛病了便也懶得再去找尋可是他還不肯死了這一條鬧新房的心便躡手躡脚趲到了蕭朝貴新房的窗外倒着耳朵向裏細聽可怪房裏頭聲息毫無聽了許久依舊一些也聽不出什麼來他一不做二不休便索性用舌尖把紙窗舔濕了指甲般的一塊輕輕地把他彈破用一隻眼睛貼在這

小孔上往裏瞧去。却見新房裏面妝臺上一對花燭。却還是飄搖不定。幸虧有這們兩點燭光。新房裏的許多東西。才隱約可辨。再一細瞧。蕭朝貴的床上。時只見羅帳低垂。床前地上放着一男一女的兩雙鞋子。此種描寫皆足令人迴腸。可惜蕭朝貴夫婦二人在帳子裏幹些什麼。被那羅帳生生的隔住。了一毫也瞧不出來。胡以光這時心頭却有些不服氣。暗想我既是破費了許多功夫。不聽一點資料。準備明天把蕭朝貴取笑一番。如何肯歇好一個胡以光。憑你新房裏怎樣靜悄悄。他却平心靜氣的。只是把耳朵貼着在那窰孔上。不肯走開。直聽得他腰疼腿軟。還是捨不得就這們罷了。也是天可憐。見他的。他聽了有兩三個時辰。才聽到了一些響動。可怪這響動。又不在床上。却在床下。索索的正不知是甚麼緣故。幸虧有床下

這們一響動。却引得床上新夫婦。倆也開口了。只聽得床上的新娘。輕輕地問了一句道。這是甚麼響啊。這一問。不打緊。便有很粗暴的聲音回答。道。大概是耗子罷了。胡以光聽得出這回答的。便是蕭朝貴。便暗暗點頭。心想來了。便越發提起精神。湊近了聽着。那知新夫婦倆就這們一問一答之後。却又寂然無聲了。胡以光忍不住在窗外。跌脚想道。傻子。傻子。放着這洞房花燭夜。不和老婆談幾句體己的話兒。更待何時。怎麼却只說了一句。就不響了。胡以光到這裏。便暗暗地祝告床下那耗子。快些再來響。他一陣逗引得那新夫婦。把話匣子拉開了。大概是胡以光至誠格天吧。所以隔了一會。那床下的耗子。果然又悉悉索索的響。將起來。胡以光正在欣欣得意時。不料耗子響還沒響停。那床底下忽地天崩地塌的。

一聲響亮宛似炸藥爆裂一般。那新房裏面又是烟霧氣氳對面瞧不出人影。這一響不但胡以光在窗外嚇得噤住了。連床上的蕭朝貴洪宣嬌也都嚇得直跳起來。蕭朝貴也來不及趿鞋子。赤着足把房門開了。喊將起來。自然是胡以光第一個跨進門來。忙問什麼事。蕭朝貴氣急敗壞的說道。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只聽得床底下。一聲響亮。接着房裏便烏烟瘴氣起來。胡以光一面答應。一面便走進了新房。只見洪宣嬌正在含羞帶笑。穿那外衣。咧胡以光把鼻子聞了一聞。道。硫黃氣味臭得很。正說着。外面一千人也紛紛的擠了進來。議論這響聲從何而來。畢竟胡以光靈機一動。若有所悟。便順手揭起了床幃。在床底下拖出一個人來。衆人定睛一看。却原來是秦日綱。只見他手裏還是拿着。一個瀏陽炮仗。才明。

白適才的響聲原來是瀏陽炮仗。所以有硫黃氣味。咧。這秦日綱他早存了。心想在蕭朝貴新婚的第一夜把傻子嚇他一大跳。所以趁旁人不注意的時候。便往蕭朝貴新床底下一鑽。身上又藏着幾個瀏陽炮仗。他滿意。以爲蕭朝貴上了床。準定要。和洪宣嬌說話的那個時候。便趁他冷不防。把炮仗放將起來。秦日綱打定了主意。便在床底下把身子蜷伏了。等候着。那知蕭朝貴夫妻倆竟像一對啞巴子般。一聲兒不言語。秦日綱等得不耐煩了。便在床下微微的把身子轉側了一下。洪宣嬌聽了蕭朝貴說是耗子原來。就在此時後來。秦日綱也如胡以光般。想等蕭朝貴夫妻倆第二次說話時。便好放那炮仗了。誰知他們却又咬緊牙關。一言不發了。秦日綱才忍耐不住。從身上取出火種來。是胡以光第二次聽見床下響動把炮仗點上。

轟的一聲便把蕭朝貴洪宣嬌胡以光三個人嚇了六個半跳衆人問明了緣故不由得跌足大笑起來連蕭朝貴夫婦也笑得喘不過氣來胡以光笑道幸虧我因爲尋了你好久沒有尋到所以斷定你在床下作怪果不其然被我一抓就抓到了從此以後我們只管喊你耗子就是了衆人聽了便向秦日綱望時只見秦日綱頭上身上把床底下的塵垢都糊滿了連眉毛上都一絲一絲的掛着衆人正待再把秦日綱取笑時只見窗上早現出了魚肚白色遠近一片雞聲更是喔喔的啼個不住便齊聲道天亮了秦大哥你鬧新房也鬧穀了我們推己及人也要讓新夫婦好好兒的安睡一會免得在此討人厭說罷便連推帶搯把秦日綱簇擁走了這裏蕭朝貴才得和洪宣嬌倆重復解衣安寢

以上一段文字只是博讀者一笑而已以下乃另叙一事公案

再說洪秀全趁這幾天一千人都聚集在一起便大家商量擴張勢力的方法洪秀全早分派了人暗暗和綠林中接洽只要等候有了機會便可以揭竿起事這一天正在商量時不道秀全臉色忽地變了縐着雙眉好似忍着十分痛苦的一般石達開第一個瞧見忙問怎的秀全苦笑了一笑搖頭道沒有什麼不過過身骨節覺得有些兒不舒服罷了石達開點頭道這個大概是因爲洪兄這幾天忙着令妹的喜事太辛苦了一點所以才不舒服起來石達開話還沒有說完只見秀全哎喲了一聲再也坐不住在椅子上了一剎那間便栽倒在地上昏迷得人事不知衆人這才慌了手脚忙把秀全扶到了內室裏這時秀全的妻子賴氏也就避不得嫌疑忙款步上前向衆人福了一福衆人還禮不迭賴氏一面便伸手在

秀全鼻孔邊探了一下道還好有氣在着使用手絹把秀全額上的油汗拭乾了韋昌輝便道須要請醫生才好要什麼貴重的藥品只管派人向我家裏要去是有錢人聲口這句話說了秦日綱和蕭朝貴兩人便忙得和沒頭蒼蠅般飛也似請醫生去了石達開看了秀全懨懨一息的情形急得只是搓手頓足他身裁既是高大衆人仰着脖子望他時只見他兩隻很深的眼睛裏早噙了兩點淚痕寫石達開便是血性男子只有楊秀清他冷眼瞧着第一個馮雲山平素和秀全最接近可是這時秀全命在呼吸雲山却如無其事般不見他怎樣着急第二個賴氏他和秀全究竟是結髮夫妻這會子表面上雖是着急可是說的話還是輕描淡寫的這事情要在旁的女人早就冤天屈地哭將起來了那賴氏却連一星眼淚影子都沒有甚矣

不如一詞無細心人一觀
察而作偽之態畢露矣

楊秀清前前後後想了一下便決定秀全這病定然

是詐病其間必有蹊蹺倒不可不看他一個究竟主意想定便袖手旁觀

一聲兒都不言語

寫秀清又純乎善用陰謀之梟傑宜其後此大權獨攬玩秀全於股掌也

一會兒醫生也來了可是

診了脈之後也說不出甚麼病來只隨意開了一張藥方便告辭而去接

連請了三四個醫生都是這樣慌得韋昌輝石達開一千人沒了主意可

是秀全一口氣尙沒斷衆人的一縷希望總算也沒絕便留着馮雲山在

內室裏照應秀全其餘的人一概都退了出來隔了半天便推舉一個人

進去瞧瞧可怪秀全一連七天總是神志昏迷不省人事躺在床上如睡

熟的一般不飲不食那些醫生川流不息每天來瞧也依舊束手無策直

到第七天午後石達開又到內室裏來看望秀全時却見秀全呻吟了一

聲那閉了七天沒有睜開的眼睛忽地睜了開來兩顆眼珠子也就微微的轉動石達開見了不禁心花怒放忙喚了一聲洪兄欲知洪秀全說話與否且閱下文

評曰蕭朝貴結婚一事看似作者故意弄筆其實於太平天國一朝興亡隆替之迹大有關係故作者不惜本回刻意描寫且於字裏行間時時流露洪宣嬌之嫁蕭朝貴徒以迫於兄命非出於本心蓋太平天國之亡亡於自相殘殺國勢乃一蹶不振而殘殺之導火綫又屬諸洪宣嬌嚮使宣嬌得其所天或不致嬌比秀清則又何致滔天禍水終滅漢德哉詎天眷之已替實人謀之不臧讀者知乎此而後作者之筆墨乃不爲浪費也

秀全假耶蘇教之說以蠱惑兩廣之民。此事實也。作者於此等地方最難著筆。蓋若故神其說則近乎爲耶教宣傳。且其荒唐無稽。卽耶教真正之教理亦決難有此。若一意關之則近乎爲清廷張目。蓋清廷固夙視秀全之教爲誠言邪說也。作者於此等地方煞費平亭乃據事直書而故留破綻使讀者心領神會於秀全起兵固爲反抗惡勢力而戰。然其假借耶教則近乎作僞。未可爲訓也。

第二十三回

託鬼神梟雄喬說夢

見圖畫縣令暗驚心

話說石達開見秀全的眼珠子已在那裏轉動了。自是不勝之喜。忙把耳

朵。湊。了。上。去。道。洪。兄。你。說。得。動。話。嗎。只。見。秀。全。有。氣。無。力。的。道。石。兄。我。怎。麼。白。天。會。睡。熟。了。做。起。夢。來。呢。石。達。開。笑。道。不。瞞。洪。兄。說。你。這。一。個。夢。已。是。做。了。七。天。了。秀。全。吃。驚。道。怎。麼。難。道。我。這。一。睡。竟。會。睡。了。七。天。嗎。我。只。不。信。石。達。開。道。此。刻。你。洪。兄。醒。了。我。們。都。要。感。謝。上。帝。這。七。天。裏。把。我。們。一。千。弟。兄。急。得。寢。食。不。安。還。疑。惑。你。洪。兄。是。生。了。怎。樣。的。重。病。咧。秀。全。道。這。就。奇。了。我。記。得。我。們。正。在。計。議。大。事。忽。地。週。身。骨。節。裏。覺。得。有。些。疼。痛。一。會。兒。便。睡。着。了。接。連。便。做。了。一。個。大。夢。如。今。就。煩。你。石。兄。把。一。千。弟。兄。都。請。到。這。裏。來。等。我。把。夢。境。述。給。他。們。聽。秀。全。述。夢。境。必。欲。待。衆。人。齊。集。以。後。有。以。知。此。夢。非。尋。常。之。夢。也。石。達。開。依。言。便。到。外。面。來。招。呼。楊。秀。清。等。一。千。人。大。家。聽。說。秀。全。已。是。醒。了。過。來。不。覺。都。心。花。怒。放。并。且。聽。說。還。有。什。麼。夢。境。可。聽。便。都。一。窩。蜂。地。擠。進。

了。秀。全。的。內。室。裏。來。側。着。耳。朵。聽。秀。全。講。話。只。見。秀。全。這。時。已。把。上。半。身。坐。了。起。來。倚。在。枕。頭。上。那。精。神。更。比。適。才。好。了。許。多。見。衆。弟。兄。都。到。齊。了。便。開。言。道。這。事。情。委。實。奇。怪。得。很。我。那。天。明。明。和。衆。位。弟。兄。正。在。說。話。不。想。一。陣。迷。糊。便。睡。着。了。恍。恍。惚。惚。見。屋。子。裏。只。有。我。一。個。人。在。着。室。門。開。處。却。見。有。一。條。一。丈。多。長。的。青。龍。蜿。蜒。着。遊。了。進。來。這。條。青。龍。的。背。後。便。是。一。隻。斑。斕。猛。虎。不。過。這。猛。虎。閉。目。低。眉。模。樣。兒。很。馴。伏。一。些。沒。有。要。吃。人。的。樣。子。所。以。我。那。時。一。毫。也。沒。有。懼。怕。之。心。接。着。又。進。來。了。一。隻。五。色。錦。雞。似。這。們。不。倫。不。類。的。三。樣。東。西。進。了。我。這。屋。子。之。後。我。正。在。十。分。詫。異。可。是。一。轉。眼。間。這。三。樣。東。西。却。又。都。不。見。了。一。會。兒。却。又。進。來。了。許。多。人。這。許。多。人。穿。的。衣。服。十。分。燦。爛。也。說。不。出。是。甚。麼。名。目。來。總。之。不。是。人。

世間的制度大概就是古時所謂無縫天衣了。這些人來了之後，便聽得一陣陣音樂之聲。那音調的悠揚異常悅耳。霎時間便抬進一頂像藤轎般的東西來。七手八腳把我扶了上去。扛了就走。一出了門，這一簇人便騰空而起。我那時雖然在這藤轎裏，可是腳底下一陣陣的雲氣踏上去，好似棉絮一般。低着頭還看得見人間的屋宇都矮小得如同雞埘一般。一顆心便不由得不惴惴起來。似這們的騰雲駕霧走了約摸有半個時辰，便到了一個地方也一般的有山有水有亭台樓閣。他們便把我扶下轎來。只見路上男男女女站了不少的人。穿的衣服和起初到我屋子裏來的那些人一般的奇怪。他們仰着脖子見了我，便都向我行禮。慌得我還禮不迭。我正待開口問這裏是甚麼地方時，却不道人叢裏突然擠出

一位像老太太模樣的人來修的把我往旁邊一條河裏一推咚的一聲已是到了水裏我那時不知就裏嚇得魂不附體張開了嘴想呼喚時却見那老太太模樣的人向我做了一個手勢意思是教我洗澡我這才明白過來幸喜那河水並不深我便把身子蹲了下去說也奇怪我原是穿着衣服的此時又恍惚已是一絲不掛在那裏了及至我洗完了澡上得岸來衣服却還是好好的穿在身上我那時也不暇細細的根究那夥人見我上了岸便又簇擁着我到了一間屋子裏把我按在一張榻上一入手裏拿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在我心窩裏直刺進去在道理上講我那時就應該掙紮否則嚇也要嚇個半死了可怪我那時好似知道這刀子戳到心窩裏一毫也感覺不到痛楚的一般所以袒開了胸臆任憑他們怎

樣擺布也不和他們抗拒。只見他們稀鬆平常的，便把我腔子裏的一顆心掏了出來。旁邊有個人，便把預備着的另外一顆心遞了過來。放在我腔子裏了。便道：好了。如今我們替你換了一顆玲瓏透剔的心。你往後舉起大事來，便易如反掌了。我那時模模糊糊也不知他們說些什麼。只聽得他們又說道：你且等在這裏。我們去通報了，便引你到一個好去處去。說時遲，那時快，眨一眨眼，他們便都退了出去。屋子裏便只賸下我一個人。我便舉頭觀看，只見屋子裏放着一口口的書櫥。我那時便忍不住開了書櫥，取出那書來觀看。那書名一大半已是忘記了。不過記得大意，都是說上帝怎樣創造世界，和耶穌怎樣的在世上傳教的那些故事。我在這屋子裏足足看了有大半天。那些書便被我看了大半。

想見易心之後
一目十行矣

才。有。一。個。人。走。了。進。來。向。我。招。了。招。手。我。便。隨。着。那。人。彎。彎。曲。曲。又。另。外。走。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正。中。一。個。寶。座。上。面。坐。着。一。個。老。者。鬚。髮。都。是。黃。金。色。的。在。屋。子。裏。熠。熠。生。光。穿。着。黑。色。的。長。袍。面。目。很。慈。祥。地。端。坐。着。正。是。說。不。盡。的。寶。相。莊。嚴。我。那。時。踏。進。室。門。不。由。得。不。五。體。投。地。起。來。那。老。者。發。出。朗。朗。的。聲。音。教。我。站。了。起。來。又。向。我。說。道。世。界。上。一。切。山。河。日。月。人。類。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我。聽。了。這。句。話。知。道。這。就。是。上。帝。了。便。格。外。肅。然。起。敬。上。帝。便。接。續。說。道。世。上。的。人。類。吃。的。是。我。創。造。了。賞。賜。給。他。們。的。穿。的。也。是。我。的。可。是。要。在。這。芸。芸。衆。生。之。中。找。一。個。真。正。愛。我。敬。我。的。却。一。萬。人。中。選。不。出。一。個。來。所。以。我。特。地。召。你。前。來。教。你。在。中。國。宣。傳。我。上。帝。的。德。意。教。中。國。人。人。知。道。敬。重。上。天。况。且。中。國。眼。前。就。要。有。大。劫。

了。要是平日誠心拜天的，可以免去這一劫。現在我賞賜一口寶劍，一顆黃金印，你須要不負我的囑託，把這口劍殺盡天下的妖魔。不過你須牢記着，切不可把這口劍誤殺了敬天的兄弟姊妹們。要是你殺錯了一個人，便須受天譴的。

是蓋秀全之讖語矣。蓋天國後此殺戮無辜良民，不在少數。東南半壁終至覆亡者，不可謂非天譴也。

上帝說完

了，我便再拜把這劍印受了。上帝又賞賜了我一枚黃金色的果子，吃到嘴裏，那味兒的鮮美，真是難以言語形容。我吃了這仙果，便捧了印劍回身出來。那裏知道被門限絆了一交，及至爬起來時，却見石兄立在我面前。我却是身子睡在這榻上，秀全洋洋灑灑把這一大篇神話說完了。聽得大衆津津有味。馮雲山第一個開口道：「這是天降大任於洪兄，教洪兄來救中國。我們往後可以越發相信成就大事，並非十分爲難的事情。」

篇神話之主意借雲山口
中爲之揭出此是第一層
我們更可以相信洪兄做我們的領袖這大任是上帝付託給他的此是主意第二層秀全和雲山倆一吹一唱說得秦日綱和蕭朝貴胡以光相信得甚麼似的就是石達開和韋昌輝倆智識程度究竟高些可是見了秀全死去七天只差一口氣沒斷此刻悠悠醒轉却如同沒病的人一般這是大家親眼瞧見的說出去旁人如何肯信這不是仗着上帝的威靈是甚麼想到這裏自然也死心地幫着秀全做事了只有楊秀清始終以爲事有蹊蹺似信非信的在旁邊看着心中却是一陣冷笑寫盡梟雄心理不表楊秀清在旁邊心懷疑慮且說洪秀全自從這一次做了個大夢之後便時常有上帝附在他身上借着秀全行使賞罰之權往往有極秘密的事情大家瞧料秀全萬萬不會知道誰知上帝一附了身便

源。源。本。本。的。把。他。說。了。出。來。不。由。大。衆。不。心。裏。佩。服。可。是。那。楊。秀。清。却。總。不。肯。相。信。他。瞧。一。個。機。會。便。把。馮。雲。山。拉。了。一。把。到。僻。靜。的。所。在。笑。道。馮。兄。你。搗。的。好。鬼。雲。山。詫。異。道。楊。兄。這。話。從。何。而。來。秀。清。道。我。們。自。己。弟。兄。眞。苦。薩。面。前。不。用。燒。假。香。那。天。洪。兄。正。和。我。們。計。議。大。事。忽。地。死。了。過。去。隔。了。七。天。才。醒。了。過。來。說。是。做。了。一。個。大。夢。他。們。都。相。信。了。小。弟。却。還。有。些。疑。惑。小。弟。便。猜。定。這。是。馮。兄。替。洪。兄。布。置。的。本。來。神。道。設。教。也。是。我。們。舉。大。事。的。一。時。權。宜。之。計。馮。兄。你。何。必。諱。莫。如。深。呢。雲。山。見。秀。清。這。般。說。便。頓。了。一。頓。道。這。是。沒。有。的。話。洪。兄。那。天。死。了。過。去。楊。兄。你。是。親。眼。看。見。的。作。僞。也。作。不。到。這。般。地。步。這。要。不。是。上。帝。眞。把。這。責。任。付。託。給。洪。兄。洪。兄。也。決。計。不。會。編。着。謊。話。來。哄。騙。我。們。的。偏偏不說秀。清。見。雲。山。不。肯。承。認。

便正色道：馮兄此言錯矣。小弟若不是瞧出了破綻來，也決不會無事無端來向馮兄囉唆的。我們如今不說旁的，只說那一天洪兄死了，我們把他扶回內室去。我那時冷眼瞧馮兄和洪兄的夫人表面上未嘗不着急，可是只是言語裏好似十分關心，臉上却一毫不見驚慌失措。要是換了旁的婦人，丈夫生了這樣的古怪病，早就冤天屈地的哭將起來了。洪家嫂子却連一點眼淚影子都沒有，若不是預先做就的圈套，斷沒有這樣安詳的。這些情節可以瞞得過別人，如何瞞得過小弟雲山？見秀清這般說料，知抵賴不過。這才悄悄的說道：既是楊兄心細，已是瞧破了機關，便是說明了也。沒甚妨礙，不過話要說明在先。小弟和洪兄施這一點小狡猾，完全爲了要圖謀大事起見。如今告訴了楊兄，楊兄千萬要守秘。

密○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不○能○說○給○第○四○個○人○的○秀○清○見○雲○山○被○自○己○一○逼○居○然○逼○將○出○來○了○心○中○不○禁○暗○暗○得○意○臉○上○却○一○毫○也○不○流○露○出○來○

楊

秀清十分狡猾所以後此秀全大權旁
落人祇知有東府而不知有天王也

當下便指天誓日答應雲山保守秘密雲

山○這○才○說○了○出○來○道○洪○兄○娶○的○那○位○夫○人○賴○氏○他○的○父○兄○都○精○通○醫○術○有○許○多○秘○製○的○藥○更○非○尋○常○醫○生○所○能○夢○想○得○到○的○賴○氏○夫○人○耳○濡○目○染○自○然○也○是○一○位○青○囊○妙○手○他○奩○具○中○而○且○還○帶○着○一○種○丸○藥○叫○做○游○絲○續○命○丹○名目甚奇這○種○丸○藥○人○吃○了○下○去○之○後○可○以○死○去○七○天○吃○一○顆○便○像○睡○熟○似○的○氣○還○不○斷○要○是○吃○了○兩○顆○便○可○以○連○氣○都○斷○了○和○死○人○一○般○無○二○可○是○七○天○之○後○藥○性○一○過○便○依○舊○醒○了○過○來○如○同○沒○事○人○一○樣○據○說○賴○夫○人○的○老○子○賴○道○人○當○初○還○把○這○游○絲○續○命○丹○救○過○一○位○俠○盜○的○性○命○又隨手插入此一段故事

筆。響。絕。不。呆。板。原。來。那。時。這。一。位。俠。盜。專。在。江。湖。上。劫。富。濟。貧。也。不。知。做。過。多。少。案。子。尤。其。痛。恨。那。些。賊。官。污。吏。他。不。知。道。則。已。知。道。了。非。要。把。他。宦。囊。劫。一。個。罄。盡。不。可。臨。走。還。要。取。了。那。賊。官。污。吏。的。性。命。去。因。此。廣。東。的。官。場。把。這。俠。盜。恨。得。牙。癢。癢。地。用。盡。了。種。種。方。法。想。把。他。捉。住。常。言。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些。賊。官。發。一。個。狠。懸。了。一。萬。元。的。賞。自。有。一。般。走。狗。拚。性。捨。命。把。身。體。去。換。這。一。萬。元。的。賞。金。了。不。久。便。把。這。俠。盜。捉。住。關。在。番。禺。縣。的。監。獄。裏。那。些。賊。官。既。是。誠。心。和。他。作。對。更。兼。這。俠。盜。的。確。犯。案。累。累。少。不。得。問。成。一。個。死。罪。單。等。刑。部。來。文。便。可。以。砍。這。俠。盜。的。腦。袋。了。那。時。賴。氏。夫。人。的。老。子。賴。道。人。見。了。這。種。情。形。頓。時。從。腔。子。裏。冒。起。了。一。股。無。名。之。火。他。想。除。掉。我。賴。道。人。且。沒。有。第。二。個。人。能。救。這。俠。盜。的。性。命。了。更。

悄悄。地。到。監。獄。裏。破。費。了。些。銀。錢。把。兩。顆。游。絲。續。命。丹。遞。給。那。俠。盜。第二。天。那。俠。盜。便。一。暝。不。視。禁。卒。一。見。俠。盜。的。屍。身。嚇。得。魂。不。附。體。忙。去。向。縣。衙。裏。報。了。案。那。知。縣。也。嚇。得。屁。滾。尿。流。他。怕。只。怕。這。俠。盜。是。自。己。尋。死。的。須。與。他。前。程。有。礙。當。下。便。忙。不。迭。的。帶。了。仵。作。到。監。獄。裏。來。驗。屍。還。算。是。僥。天。之。倖。一。驗。這。俠。盜。週。身。並。無。傷。痕。也。沒。有。甚。麼。服。毒。的。形。迹。那。禁。卒。也。不。致。坐。監。牢。被。知。縣。打。了。一。頓。板。子。動。手。行。刑。的。和。禁。卒。總。算。在。一。個。衙。門。裏。吃。飯。那。裏。肯。用。力。只。把。板。子。打。在。地。磚。上。一。片。價。響。其。實。禁。卒。的。屁。股。上。也。不。曾。着。得。三。下。五。下。那。禁。卒。會。意。便。也。殺。豬。般。喊。起。大。老。爺。開。恩。來。總。算。把。知。縣。遮。掩。過。去。知。縣。也。明。知。這。頓。板。子。並。不。結。實。可。也。不。肯。十分。認。真。就。這。們。虛。應。過。事。便。把。這。事。情。敷衍。過。去。了。

專詞時代事敷衍作
者絡繹寫來不必再加

斷語而官場顛預之態已躍躍紙上矣○馮雲山口中斷無如是形容是作者有意插科處事蓋出乎情理之外而能使讀者不覺方是高手就這們的把病斃兩字詳報上去臬司衙門裏便派了委員前來覆驗無異才把一天星斗吹得烟銷火滅過了七天賴道人便親自到義塚地上把那俠盜的屍身掘了出來果然嚶嚶一聲便活了過來那俠盜從此看破紅塵便出家做了和尚你想這游絲續命丹有這般的功效真是聞所未聞我當時聽了這段故事便心裏動了一動才和洪兄商量略施小計想教大家的信仰心格外堅一些却不道被楊兄瞧出了破綻來足見百密難免一疎咧楊秀清聽完了這話躊躇了半晌道那麼這幾天上帝附在洪兄的身上怕這事情也是馮兄使的詭計罷馮雲山笑着點頭道豈敢……說到這裏陡的靈機又是一動便俯着秀清的耳朵道據小弟的愚見不但上帝可

以附在洪兄的身上。并且還可以附在楊兄的身上。這原是小弟瞧見那些巫覡之流。專門仗着神靈附身。哄騙愚夫愚婦的金錢。小弟把他變通了一下子。才教洪兄頑這巴戲的。照應第十六回中雲山一段說話這個頑意兒。包管你楊兄一學就會。你楊兄何不也照樣教上帝附在你的身上。好教大家的信仰心格外堅決些呢。馮雲山入穀矣楊秀清巴不得雲山說這句話。如今見雲山說了正中下懷。便欣然應允。當下便由雲山略略教了些訣。竅。從此以後。那上帝便也時常附在楊秀清身上。判斷起保良攻匪會裏的各種事情。起來本來神道設教最足以使一般愚民畏懼。這保良攻匪會裏的會員。也有幾萬人。大家瞧見洪秀全和楊秀清。倆賞豐嚴明。更兼有時上帝附身起來。連人家被頭裏的事情。都會一齊揭破出來。由不得由教生畏伏。

伏貼聽候。洪楊二人的命令，絲毫不敢倔強。話分兩頭，且說這時桂平縣的知縣姓楊，名喚寶善，也是個一榜出身。平日做事情頗講究，一個實事求是。也是他和保良攻匪會合，該有一段因緣。這一天楊知縣偶然高興，便一個人在縣衙門裏到處閒踱。偶然踱到廚房裏面，那些廚子見本官來了，便都垂手站立。楊知縣也只隨意點了點頭，道：「你們安心做事罷。我不過因爲閒着沒事，所以來閒逛。你們不必驚慌說罷。」便低頭看那地下，見打掃得還算清潔，便也不說甚麼了。這時廚房裏面還有一間套間，是廚子睡覺的所在。楊知縣便在這套間門首向裏張望了一下，只見地上橫七豎八擱着許多木板，板上放着一份份的被褥。大概廚子晚上安息就在這木板上。楊知縣觀看了一會，猛一抬頭，只見牆壁上釘着一

張畫片。這張畫上畫的並不是中國人。楊知縣見了不由猛吃一驚。暗暗叫聲不好。這一來有分教。匝地干戈。開十三年之劫。連漫天羅網。爭七百里之江山。欲知楊知縣何事吃驚。且閱下文。

評曰。鬼神之說。實至渺茫。彼洪楊以宣傳耶教爲革命之手段。甚至橘踰淮而爲枳。時稱天父降身。行賞罰之權。雖曰一時權宜之計。然與白蓮拳禍以及近代紅槍大刀諸會無以異也。作者苟於此推波助瀾。實有提倡迷信之嫌。故借楊秀清以揭穿洪秀全馮雲山之詭計。庶讀者目光不致爲所淆亂。且藉此反振楊秀清之狡猾。爲後文張本。誠一舉而兩得也。

秀全自述夢境。絕非作者嚮壁虛構。蓋當時秀全欲堅部下信仰之

心。乃。弄。此。立。虛。耳。寫。此。等。文。章。最。易。流。於。呆。板。而。作。者。隨。處。能。顧。及。讀。者。之。趣。味。且。中。間。復。穿。插。賴。道。人。救。俠。盜。一。事。蓋。小。說。絕。非。筆。記。可。比。若。讀。者。未。及。終。卷。已。昏。昏。思。睡。又。甯。得。謂。爲。好。手。者。故。本。書。作。者。於。剪。裁。章。法。煞。費。苦。心。於。此。等。地。方。見。之。末。又。插。入。一。楊。知。縣。有。花。明。柳。暗。路。轉。峯。迴。之。妙。

第二十四回

設陷阱借箸獻奇謀 入囹圄叩門驚噩耗

話。說。楊。知。縣。難。得。親。自。到。廚。房。裏。來。閒。逛。忽。地。瞧。見。套。間。裏。面。壁。上。張。着。一。幅。圖。畫。那。圖。畫。上。畫。的。是。一。個。西。洋。女。人。藍。睛。黃。髮。手。裏。抱。着。一。個。小。

孩那女人頭上和世俗流行的佛像般也有一團毫光楊知縣看了一眼不禁沈吟了半晌便回過頭來問道這張圖是誰掛的一個廚子便垂着手稟道這是小的掛的楊知縣忙注意看這廚子時倒也是一個樸樸實實的鄉下人便也和顏悅色地問道這張圖是個甚麼意思那廚子見楊知縣問到這裏不禁現出萬分惶恐的樣子來囁喘着不敢答話楊知縣便用好言來安慰他道你但說無妨本縣決不難爲你那廚子只得硬着頭皮說道不瞞大老爺說這是西洋的聖人叫做耶穌他小的時候在他母親叫做馬利亞的懷裏這張圖便是畫的這個故事楊知縣聽了耶穌兩個字鬚髯觸動了甚麼心事的一般只是嘴裏把耶穌兩個字顛來倒去價嚼念良久才點了一點頭又反操着手踱出了廚房這時却並不踱

回。上。房。一。路。躡。來。却。躡。到。了。刑。名。老。夫。子。的。房。裏。那。位。刑。名。老。夫。子。見。堂。翁。來。了。少。不。得。起。立。讓。坐。楊。知。縣。坐。下。便。問。道。老。夫。子。可。記。得。西。洋。有。個。聖。人。叫。做。耶。穌。這。耶。穌。是。個。甚。麼。樣。的。人。想見當時耶教初入中國之情景若在今日則耶穌二字幾乎婦孺皆知矣那。刑。名。師。爺。側。着。頭。也。把。耶。穌。兩。字。嚼。念。了。一。會。忽。地。用。手。掌。在。桌。子。上。拍。了。一。下。道。有。了。說。完。話。便。從。書。桌。上。一。疊。文。書。裏。翻。出。一。封。公。事。來。指。給。楊。知。縣。看。楊。知。縣。留。心。看。時。原。來。是。上。憲。的。札。飭。大。意。是。說。近。來。兩。廣。地。方。不。逞。之。徒。每。有。假。借。西。洋。天。主。耶。穌。等。教。設。立。上。帝。會。開。堂。聚。衆。謀。爲。不。軌。等。事。着。各。縣。一。體。加。意。嚴。禁。這。些。說。話。楊。知。縣。看。了。一。遍。便。把。這。件。公。事。依。舊。還。了。師。爺。那。師。爺。收。了。公。事。才。笑。着。問。道。堂。翁。何。以。忽。然。問。起。這。個。話。來。楊。知。縣。便。把。適。才。在。廚。房。裏。看。見。那。張。耶。穌。的。圖。畫。這。些。情。

節說了一遍。師爺一面聽，一面不住點頭。聽楊知縣說完了，才道：「這廚子既是掛着這圖畫，可見他也是信着邪教的。上憲既有這個札飭，我們不知道便罷，知道了，可不能不問萬一堂翁轄境裏，果然有甚麼上帝會的餘孽潛伏在那裏。本來因為連年荒歉，那些無智愚民，已是蠢蠢欲動了。」處處點明荒歉，所以著洪楊起事之原因。禁不得這個牢什子的上帝會，在裏頭煽惑起來，越發火上添油。這倒不是一件可以大意的事。堂翁你須趕緊問那個廚子，才是楊知縣點頭應是當下便立起身來，想回簽押房去。那師爺却又走近了一步，悄悄地道：「不過堂翁問這廚子時候，萬不可操之太急。須要徐徐地引誘他，把裏頭的實情招供出來。若是一動刑，便打草驚蛇，不但無益，抑且有害了。」此師爺思慮周密，故自不凡。楊知縣道：「我理會得，便躡回簽押房教。」

那當差的去喚那個廚子來。那廚子見本官呼喚，不知何事，但是却不敢不來。便趑進簽押房，向楊知縣請了一個安。楊知縣笑容可掬，說道：「本縣喚你來，並沒有甚麼事，不過問你幾句話。你須老老實實的，回答我那廚子答應了幾個是字。」楊知縣便道：「本縣一向聽見人家說那西洋人的天主教、耶穌教和中國人的佛教，一般的是勸人爲善的。近來中國人信這種教的，也漸漸地多了。你既是掛着耶穌的圖畫，想必也是信教的了。」楊知縣說這話的時候，堆着滿臉的笑。那廚子的胆先已經大了，更兼他又是一個草包，也不省得這話說得說不得。瞧楊知縣的臉色，不像是耶穌教信不得的，便直捷爽快地回答道：「稟大老爺的話，小的信的是耶穌教。」楊知縣見那廚子已是承認了，便又逼緊了一步道：「這耶穌教的主意，

究竟是怎樣的。你快講來。本縣倒很願意聽。一聽。咧。那廚子便也笑了。一笑。道。這耶穌教的主意。不過是教人家知道敬重上天。一個人只要敬重了天。便處處覺得有天在那裏。監察着。自然不敢爲非作歹了。

此廚子能爲此語。足見其

平日亦爲耶教之忠實信徒也。

楊知縣聽了。搖頭擺尾地說道。是呀。所以孔夫子說。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可見人是不可以不敬天的。連古時的孔夫子也。教人家不要得罪天。咧。廚子見本官稱贊了他。越發得意忘形起來。便道。大老爺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咧。現在我們入了這耶穌教。不但可以不做壞事情。并且還可以使土匪不敢欺侮我們。因爲耶穌教裏的頭領。叫做洪秀全的。在金田村裏立了一個會。叫做保良攻匪會。聚集了幾千教友。專一和土匪作對。嚇得那些土匪屁滾尿流。因此我們教友出門去。在這廣西省

裏。只。要。扯。了。保。良。攻。匪。會。的。旗。幟。那。些。土。匪。便。只。好。眼。睜。睜。地。放。我。們。過。去。決。不。敢。來。和。我。們。爲。難。這。足。見。保。良。攻。匪。會。名。震。一。時。了。楊。知。縣。聽。說。保。良。攻。匪。會。竟。有。幾。千。人。而。且。巢。穴。就。在。金。田。村。是。桂。平。縣。的。轄。境。將。來。要。是。爆。發。起。來。自。己。便。首。當。其。衝。這。便。如。何。是。好。幸。喜。從。這。廚。子。嘴。裏。打。聽。得。他。們。教。裏。的。首。領。叫。做。洪。秀。全。有。了。一。個。線。索。可。尋。常。言。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也。就。不。愁。沒。辦。法。了。寫得怕人我爲洪秀全搯一把汗當。下。見。那。廚。子。都。說。了。出。來。便。揮。了。揮。手。教。他。退。下。自。己。便。把。這。些。情。節。都。來。告。訴。了。刑。名。師。爺。那。刑。名。師。爺。聽。了。只。是。搔。頭。摸。耳。道。不。好。不。好。不。論。這。保。良。攻。匪。會。是。邪。是。正。聚。衆。至。數。千。人。之。多。便。不。造。反。也。須。防。鬧。出。亂。子。來。無。論。怎。樣。都。與。翁。翁。前。程。有。礙。這。事。情。倒。有。些。棘。手。了。楊。知。縣。便。道。依。兄。弟。的。愚。見。

現在趁他一個冷不防把他們會裏的首領洪秀全拿來就地正法然後出示說是脅從罔治把他的羽黨解散有不服的砍掉一兩個也就沒事了。老夫子你瞧這主意如何。師爺道只有這個辦法不過須要辦得機密那洪秀全既是擁有數千之衆那是只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的因爲光用武力就難保不逼他的部下揭竿作亂堂翁須要格外留意才是。楊知縣便倚着師爺的耳朵說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老夫子你瞧好不好。那師爺拊掌稱善不表揚知縣和師爺正在商量擺布洪秀全的方法且說洪秀全這時可真如睡在鼓中他那裏想得到楊知縣在那裏算計他呢。所以還是照常規畫擴充勢力的方法那些丁壯訓練了幾個月也漸漸地把操法諳熟了。不想有一天門上的弟兄擊了一張大紅名片進來報

告秀全說外面有一位縣裏的委員說是奉命來見洪先生的洪秀全看了那名片又不認識這人便躊躇了一會心口商量還是見還是不見後來又是一想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胡以光兄弟在桂平縣裏耳目衆多準定會來報告如今不見胡以光兄弟有什麼消息來足見這人來見決計不是惡意主意想定便說了一聲請那門上的弟兄便如飛的去了須臾引進一個人來見了秀全身施禮態度十分恭順說道久仰秀翁大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秀全也只隨意謙遜了幾句讀者記取世間幣厚言甘者未必皆人可信兩下分賓主坐下那人便道小弟奉了本縣公祖之命特地前來拜望洪秀翁只因近來本省荒歉頻仍盜匪徧地以致良民不得安居樂業本縣的楊公祖是個愛民如子的他這幾時寢食不安都是爲了這個緣

故。後。來。和。那。些。幕。友。商。量。之。下。說。是。靠。綠。營。是。靠。不。住。的。了。要。把。土。匪。的。根。株。滅。絕。惟。有。舉。辦。團。練。的。一。法。可。是。一。時。又。沒。有。一。個。靠。得。住。的。紳。士。委。託。他。總。辦。這。件。事。楊。公。祖。躊。躇。了。好。久。才。打。聽。得。洪。秀。翁。在。這。裏。辦。保。良。攻。匪。會。辦。的。成。效。斐。然。所。以。特。地。教。兄。弟。來。奉。請。洪。秀。翁。勞。駕。到。縣。裏。去。走。一。趟。依。楊。公。祖。的。意。思。便。想。借。重。秀。翁。的。大。才。把。全。縣。沒。有。辦。團。練。的。各。鄉。村。都。請。秀。翁。前。去。規。畫。開。辦。將。來。全。縣。的。團。練。便。都。歸。秀。翁。一。人。節。制。如。若。秀。翁。可。以。勉。爲。其。難。就。請。秀。翁。約。了。一。個。日。子。到。縣。裏。面。談。并。且。還。要。請。秀。翁。把。保。良。攻。匪。會。的。名。冊。一。同。帶。去。好。讓。楊。公。祖。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秀。翁。全。聽。了。這。人。一。番。說。話。心。裏。未。嘗。也。不。想。到。怕。是。楊。知。縣。使。什。麼。詭。計。可。又。是。一。想。萬。一。楊。知。縣。真。和。自。己。過。不。去。自。己。此。刻。是。住。在。

他的治下。常言道。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楊知縣。只要一道硃籤。派幾個幹練些的差役。把自己鎖了。就走自己。這時羽毛未豐。又那裏能和官兵抵抗。豈不是不費吹灰之力。好似囊中捉鼈。麼何必繞這樣的大圈子。派什麼委員。下什麼請帖呢。足見楊知縣這番前來相請。倒是一片誠心。秀全思慮亦頗周密。然卒入楊知縣之圈套。足見楊知縣亦頗有本領。自己本來主意是在推翻滿洲的皇帝。那些滿洲皇帝腳下的官吏。都是將來的仇敵。自己此時本來不願意和他們交往。不過聽這人說。將來要是全縣辦了團練。都可以歸自己節制自己。將來欲成大事。這全縣的團練。也未始不可以做自己的幫手。本來這種造反的事情。勢力是愈厚愈好。楊知縣這次想利用自己。如今自己反而利用楊知縣起來也。未爲不可。主意打定。便欣然答應道。既是承蒙楊公。

祖。錯。愛。秀。全。分。屬。子。民。自。然。應。當。爲。楊。公。祖。出。力。的。又。承。老。兄。枉。駕。親。自。來。邀。秀。全。那。有。不。識。抬。舉。之。理。也。不。必。約。什。麼。日。期。就。此。隨。老。兄。一。同。前。往。便。了。那。人。見。秀。全。願。意。立。刻。同。去。縣。來。走。遭。更。是。滿。懷。歡。喜。當。下。便。又。恭。維。秀。全。道。足。見。秀。翁。是。個。英。雄。肝。胆。楊。公。祖。眼。力。不。錯。咧。秀。全。一。面。敷。衍。着。這。委。員。一。面。便。把。保。良。攻。匪。會。裏。的。十。九。本。名。冊。一。古。腦。兒。用。紙。包。了。兩。人。便。都。騎。馬。向。桂。平。縣。城。而。來。不。消。半。日。功。夫。已。是。望。見。一。帶。城。堞。那。護。城。河。兩。岸。一。株。株。的。垂。柳。在。微。風。裏。面。嫋。嫋。好。似。美。人。在。那。裏。舞。蹈。般。兩。人。見。了。這。風。景。便。越。發。抽。了。一。鞭。兩。匹。馬。八。個。蹄。子。便。好。似。追。風。逐。電。般。不。到。一。盞。茶。時。候。兩。人。便。都。已。進。了。城。這。時。城。裏。街。道。上。的。行。人。熙。來。攘。往。十。分。熱。鬧。果。然。和。金。田。村。那。種。鄉。下。地。方。不。同。兩。人。這。才。把。

繩繩勒住。緩緩而行。轉灣抹角。便到了縣衙。在照牆邊下馬。自有衙門裏的人過來把馬匹牽過一邊。那委員便把秀全往裏讓到了班房裏。面那委員便拱了拱手道。秀翁且在這裏委屈一下。待小弟去稟明了楊公祖。再來奉請說時。又吩咐那班房裏的差役道。這位是洪先生。是大老爺特地教請來的。你們須要好好兒伺候。那些差役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楊縣計誘秀全極手揮日送之妙至此。漸漸圖窮。現奈何秀全猶不悟耶。秀全眼睜睜地看着那委員。捧了秀全適才帶來的十九本名冊往裏邊去了。自己只得安心在班房裏等候。那些差役却十二分的殷勤。拖過一條板凳來。用衣袂抹了一抹道。洪先生請坐。秀全見這班房的屋子已是殘破不堪。簡直就風掃地月。點燈了。所以除掉板凳之外。別無可坐之具。只得將就坐了下來。那差役又送了一杯茶。

上來那茶要是白開水喝的人倒不覺得甚麼。叵奈泡茶的人又太道地了些。偏抓了一把茶葉放在裏廂。可是名雖一把。實際却一古腦兒只有十來片葉兒。偏生又開了七八次。所以黃不黃白不白的那水十分腌臢。這種茶秀全那裏肯喝。便一任他擱在桌子上。連正眼也不向他望一望。一杯茶便費却如許筆墨忙裏偷閑俶詭可喜那些差役偏來湊趣。有一搭沒一搭的逗着。秀全講話秀全却懶得和他們多纏。十句中也只回答一兩句。一方面只管留神着防那委員就要來相請。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直等了大半天。看看紅日西沉。那委員還是杳如黃鶴。不免心下焦躁起來。好不容易一直等到上燈時分。各處都紛紛地點起燈燭來。那班房裏便也點上了一盞油盞。火屋大光。小黑魃魃地好不淒涼。只見這時衙門裏出出進進的人倒

比。適。才。多。了。好。些。耳。朵。裏。又。聽。得。傳。那。個。傳。這。個。紛。紛。擾。擾。鬧。做。一。片。原。來。前。清。縣。衙。門。大。多。數。是。要。等。到。上。了。燈。才。肯。升。堂。問。案。的。差。不。多。已。是。成。了。習。慣。此則舊式衙門之惡習今則內政部及首都市府有提倡晨光運動之舉不可謂非刷新之一道也秀。全。見。了。這。種。情。形。更。是。不。耐。煩。了。心。想。那。楊。知。縣。要。是。一。坐。了。堂。退。堂。下。來。至。早。要。在。二。更。時。分。他。既。是。沒。有。誠。意。和。我。相。見。那。又。何。必。巴。巴。地。打。發。人。來。找。我。呢。想。不。到。適。才。那。委。員。見。了。我。卑。躬。屈。節。此。刻。楊。知。縣。却。拉。起。架。子。來。了。他。既。是。這。樣。和。我。開。頑。笑。我。也。要。不。客。氣。把。脚。底。給。他。看。了。只怕你來得去不得倒。不。如。到。胡。以。光。兄。弟。那。裏。去。盤。桓。一。下。子。明。天。一。早。回。金。田。村。去。巴。看。那。個。狗。官。再。有。這。臉。第。二。次。來。請。我。不。成。秀。全。想。到。這。裏。便。氣。忿。忿。地。想。站。起。身。來。負。氣。走。了。剛。待。這。樣。發。作。時。却。見。明。晃。晃。的。一。簇。燈。籠。火。把。有。十。幾。個。人。

擁着來到了班房裏爲頭的問了一句道誰是洪秀全。口氣便不對奈何秀全猶不悟哉

全見是楊知縣派人來請自己了却也不敢怠慢忙答應道是我這一聲。

答應不打緊只見爲頭的一人搶上一步從袖子裏抖出一條鐵練來噙

的一聲便把秀全脖子裏牢牢拴定拖着往外就跑這一下真是出乎秀

全意料之外。然而早在讀者意料之中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信然信然忙用兩手拖住了那鐵練問道怎的

怎的那套練子的人冷笑道我們是奉命把洪秀全鎖起來你既是洪秀

全跟我們走就是了何必多問說着又要拖曳着往外走了洪秀全見不

是路忙陪笑道老哥且慢動手兄弟被這裏楊大老爺派了人在金田村

請來的好端端爲什麼要把兄弟鎖將起來座上客忽然變做階下囚其

間是甚麼緣由務請各位說明好教兄弟就是死了也可以做一個明白

鬼。那。些。人。見。問。中。間。便。有。一。個。人。從。身。上。掏。出。一。張。紙。來。上。面。隱。隱。約。約。似。乎。有。硃。筆。標。的。幾。個。大。字。那。人。拿。向。秀。全。臉。上。揚。了。一。揚。道。我。們。不。知。道。你。是。請。來。的。還。是。捉。來。的。只。知。道。楊。大。老。爺。說。你。是。個。匪。黨。的。首。領。教。我。們。把。你。寄。監。收。押。喏。喏。這。就。是。押。票。我。們。也。只。得。照。票。行。事。勸。你。也。不。必。多。嚼。噓。了。漂。亮。些。快。跟。了。我。們。走。罷。說。罷。便。也。不。容。秀。全。再。問。橫。拖。倒。曳。便。把。秀。全。拖。往。監。裏。去。了。幸。喜。這。桂。平。縣。裏。胡。以。光。勢。力。着。實。不。小。衙。門。內。外。也。一。般。的。耳。目。衆。多。若。不。是。這。一。次。楊。知。縣。辦。的。十。分。機。密。胡。以。光。只。要。悄。悄。地。遞。個。信。給。秀。全。秀。全。也。不。會。來。上。這。個。當。兒。了。直。到。這。時。楊。知。縣。把。秀。全。收。押。起。來。才。有。在。桂。平。縣。衙。門。裏。當。差。役。的。他。也。是。胡。以。光。的。羽。黨。忙。飛。也。似。的。來。報。告。胡。以。光。胡。以。光。想。不。到。青。天。霹。靂。秀。全。

竟會鬧出這個岔枝兒來的。當下得了這個消息，直急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忙派人到縣衙門裏面來打點，不要給苦頭給秀全吃。一面便連夜親自騎了一匹快馬趕到金田村來。幸喜這一夜月明如晝，胡以光拚命的把鞭子在馬屁股上抽一口氣，跑到金田村已是半夜裏了。擂鼓般的把曾玉珩家的大門敲開了。曾玉珩見胡以光滿頭大汗，知道必有緊要的事情，忙拖住了他，問怎的。胡以光喘息了好一會，才拖住了曾玉珩，氣急敗壞地說道：「曾兄大事不好，曾玉珩也嚇得目睜口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專制時代在位者，牢牢抱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古訓。凡一切民衆運動，俱在禁止之列。故保良攻匪會五字，雖名目甚正。

楊知縣猶不容其存在。所謂集會結社自由者，固不足以語八十年前之中國官吏耳。

書中一再言胡以光交通胥吏聲勢浩大，何以秀全被誘至縣，以光猶懵然罔覺，以楊知縣對於此事固絕對秘密，與師爺定議之初，無第三人參預其間也。迨其後秀全一經被收，即有人飛報以光又廚子之入耶，教亦安知非以光之羽翼哉。作者於此等小節亦不草率具見，難能。

第二十五回

就虛避實定計救良朋
涉水跋山輦金求俊僕

第二十五回 就虛避實定計救良朋 涉水跋山釐金求僕 七四

話說胡以光聽說洪秀全被桂平縣的楊知縣收在監獄裏了，急得他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也不敢再耽擱時光了。當夜便騎了一匹快馬，加上一鞭，取道向金田村而來。及至到得曾玉珩的門外，已是魚更三躍了。胡以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忙擂鼓般把曾玉珩家兩扇大門敲將起來。曾家僕役從睡夢中驚醒，披着衣服起來，把門開了，見胡以光滿頭大汗，知道必有緊要公事，便飛也似來向內室裏通報。曾玉珩一骨碌翻身坐起，到了中堂，只見胡以光氣急敗壞，忙問怎的。胡以光要緊喘氣連話都說不出來。良久才定了一定神，說道：「曾兄，大事不好，才說了這五個字，條地翻着白眼底下，又接不上來了。」曾玉珩知道他一口氣趕了有五六十里路，身體已是十分疲乏了，須要待他休息一下，然後再問他究竟。要是此刻

問得急了。那胡以光定然越急越說不上來。便親自向茶壺裏斟了一杯茶遞給胡以光。喝了。這時有幾個底下人怕曾玉珩要呼喚便也睡眼惺忪地起來了。在一旁伺候見了這種情形忙去打了一盆臉水請胡以光洗臉。胡以光洗漱過了。又喝了杯茶才把精神恢復了原狀。以上一段皆節外生枝於曾玉珩

瑋等如何營救一字不涉蓋文筆最忌平庸作者千迴百轉所以逼出下文來苟非熟讀史漢融會而貫通之安能臻此化境小說雖小道然非一知半解之流所能學邯鄲之步者也

便把秀全被楊知縣收禁在牢裏那十九本保良攻匪會的名冊被他們作爲鐵證加秀全一個罪名叫做聚衆傳習邪教圖謀不軌這十個字有幾個腦袋都砍掉了。我們不可不想法把洪兄救將出來。曾玉珩聽了也急得只是搓手跌脚因爲秀全被楊知縣派的委員把他誘進縣衙都是當天一天的事。曾玉珩雖然近在咫尺這天因爲沒有到保良攻匪會裏去。

所以竟絲毫沒有知道石達開有事到省城去了。楊秀清依然在平隘山馮雲山又往別處傳教不在金田。只賸秦日綱和蕭朝貴兩人因爲負着訓練士卒的重任所以輕易不能走開。可是這兩個完全是粗人胸中毫無城府他們以爲秀全是個諸葛復生青田再世他沒有十二分的把握決不會到城中去的。所以也無心來問這事。一到晚上上了床一瞌便直翻到天色大明做夢也想不到洪秀全在桂平城裏已做了甕中之蠶。咧

秦日綱上床非至天明不醒固也蕭朝貴新婚恐猶不肯安靜耳一會玉珩躊躇了一會笑○又將首事諸人之行蹤交代明白補前文所未及筆極細膩

道。此。刻。天。色。未。明。就。是。要。設。法。也。無。從。措。手。只。得。等。待。天。明。了。派。人。到。平。隘。山。把。楊。兄。請。來。他。爲。人。精。明。強。幹。或。者。有。方。法。想。也。未。可。知。

舍秀全外駸駸居領袖之地位矣此等地方絕非閒筆讀者識之胡以光覺得這話有理兩人這時也沒有心緒

再睡覺了。便秉燭達旦。看看東方現出魚肚白顏色來。曾玉珩便派了兩名健僕。拿了曾玉珩的手札騎馬往平隘山去請楊秀清。一面又教人去喚秦日綱和蕭朝貴兩人前來商議。畢竟秦蕭二人在一個村裏所以一請便到。見了胡以光。忙問胡兄是甚麼時候來的。昨天我們兩人怎會都不知道。洪兄昨天往縣城裏去了。不知胡兄會見沒有。胡以光嘆了口氣道。正爲洪兄的事。小弟昨夜才沒命的向曾兄來報信的。說到這裏。又照樣把秀全如何被桂平縣楊知縣用計誘去監禁起來一番情節說了一遍。胡以光這一番說話。不打禁。直氣得秦蕭二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那秦日綱更氣得暴跳如雷。道。反了。反了我老子。非要找到桂平縣裏去。和那個狗官算帳。不可。他若是肯放出我們。洪大哥便罷。要是不肯時。

老子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他一個雞犬不留送他到陰世裏做他媽的知縣去說着便招了招手教會家一個僕役走近跟前道你趕緊到我家裏去把我一把常用的大劈刀和一匹青稜馬一齊取到這裏來看老子單人獨馬殺進桂平城去寫秦日綱便是秦日綱口氣曾玉珩見他瘋瘋癲癲地十分好笑正待喝他時只聽見蕭朝貴虎吼了一聲道人家都說我老蕭是個草包不想你老秦還要比我老蕭草包得利害這桂平縣雖小一般的也有城池守城的還有幾名老弱殘兵爲頭的更有一個城守憑他沒用你老秦一個人雙拳究竟敵不了四手他只要一聲號令把城門關將起來那時你老秦只好束手受擒到監牢裏和洪大哥做伴去這個事情據我老蕭看來却萬萬幹不得曾玉珩想不到蕭朝貴這樣一個渾人居然會

說出這樣一篇大道理。來心下便覺得十分詫異。所以蕭朝貴說一句。曾玉珩便點一點頭。那秦日綱見蕭朝貴無端的批駁自己心裏已是有氣。後來又見曾玉珩竟袒護蕭朝貴起來。便忍耐不住了。圓睜着雙眼。問蕭朝貴道。你既是說這樣不好。那樣不行。難道就眼睜睜地看着洪大哥死在監牢裏不成。你且把你的主意說說看。蕭朝貴聽了十分得意道。我老蕭的主意說將出來。不但你老秦應該佩服。就是曾大哥和胡大哥準定也十二分贊成的。曾玉珩和胡以光聽了。心想。或者這傻子有甚麼妙法。便異口同聲的向着蕭朝貴道。你說你說。蕭朝貴便搖頭晃腦的說道。依我老蕭的主意。便立刻點齊我們保良攻匪會的人馬。浩浩蕩蕩殺奔桂平城。也不消一。二千人馬。便可以。把桂平城踹爲平地。那時我們便可以。

救。出。了。洪。大。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殺。到。北。京。城。裏。去。便。扶。洪。大。哥。坐。上。龍。床。做。個。皇。帝。頑。頑。豈。不。爽。快。寫蕭朝貴便另有一番聲口曾。玉。珩。和。胡。以。光。碰。滿。意。以。爲。蕭。朝。貴。葫。蘆。裏。或。者。會。有。妙。藥。誰。知。說。了。出。來。還。是。傻。人。的。傻。話。便。忙。擺。手。道。你。們。兩。人。不。用。爭。執。了。你。們。兩。條。主。意。據。我。看。時。期。都。還。嫌。太。早。一。條。都。不。能。照。着。做。我。此。刻。已。是。專。差。人。去。請。楊。大。哥。楊。秀。清。來。了。且。待。他。來。了。再。決。定。辦。法。罷。秦。日。綱。和。蕭。朝。貴。聽。曾。玉。珩。這。樣。說。便。都。嗒。焉。若。喪。只。得。面。面。相。覷。大。家。拱。起。了。嘴。脣。在。一。旁。生。氣。曾。玉。珩。和。胡。以。光。也。是。愁。眉。不。展。只。是。反。操。着。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四。個。人。霎。時。間。便。聲。息。俱。無。起。來。直。等。到。午。牌。時。分。門。上。才。來。報。說。楊。秀。清。來。了。四。個。人。便。都。迎。接。出。去。只。見。楊。秀。清。也。是。滿。面。風。塵。之。色。匆。匆。地。在。門。首。行。過。了。禮。大。家。手。

挽手的步入中堂。坐下楊秀清不等衆人開口便朗朗說道：適才接了曾兄的信，小弟大略已是知道了。洪兄是我們會裏的頭領，常言道：蛇無頭而不行。洪兄若有個一差二錯，我們保良攻匪會便從此瓦解了。寫楊秀清立論

係從保良攻匪會着想較之秦蕭之但願私恩者不同主意究竟高出一籌說時四人聽着臉上不覺都變了顏色。寫

嚇人楊秀清又道：現在我們羽翼未豐，自然不能就此起事。況且要是起了事，越發坐實了洪兄的罪名，說句不忌諱的話，萬一那狗官竟先把洪兄開起刀來，俗話說得好：人死不可復生。我們就是和那些官兵拚命也嫌太遲了。這是第一層慮得是所以我們定要捨了硬的，用軟的。曾胡二人點頭應是。秦蕭二人是主張硬的，聽了不覺倒抽一口冷氣。照顧上文筆無遺漏楊秀清却不顧他們贊成不贊成，只管說自己的話，道：又說回來，我們要是決定用軟的可

是在楊知縣跟前休想下得個手去。一來楊知縣是個有名的鐵漢，平日辦事不肯。媽胡最恨人家去行賄。二來楊知縣有個護短的毛病。人家和他。斃扭了再也休想他回心轉意。這是第二層所以據小弟的愚見，便該撇下楊知縣不必理他。這種大逆不道的罪名，不是楊知縣一個人所能夠說。殺就殺的他上頭，還有撫藩臬咧。俗話說不怕官，只怕管。憑他楊知縣強項到怎樣田地，也強項不過那三大憲去。這是第三層曾玉珩聽了第一個先拍手道：楊兄所說真是至理名言。這事情只好有煩楊兄往省裏去辛苦一趟。好在滿清的官吏只要有錢，萬事都休。楊兄去打點的一切使用。小弟可以擔任。要是再不足數，便打發人到韋昌輝兄那裏拿去。楊秀清也就應允道：是洪兄的事說不得去跑一趟。當下五人計議停當。曾玉珩

便捧出一千兩紋銀來交給秀清拿來做一個包裹包了秀清又招呼蕭朝貴一同前去路上兩人談談說說也可以不愁寂寞只吩咐他道省城地方人烟輻輳耳目衆多一切須看我眼色行事你千萬不可造次說話更要謹慎此叮囑亦不可少蕭朝貴不耐煩道我理會得到了省城老蕭裝啞吧了說着背起包裹隨了秀清灑開大步取路而去一路上曉行夜宿也就毋庸細表不多幾天到了省城只見走路的人肩摩踵接果然和那些山州草縣不同街坊上面開的舖子也裝飾得格外輝煌奪目門前掛着一扇扇的金字招牌耀得人眼睛都花了蕭朝貴生長在苗峒附近的眼睛裏那曾見過這種熱鬧情形早快活得眼睛都沒了縫楊秀清一路走便揀撫臺衙門相近的一家客店裏住了下來原來前清的時候不論州縣那

衙門。旁邊最多。客店預備各處。打官司的人民。前來安歇。所以這些客店。便變了是非之場。那老闆大都交通胥吏。神通廣大。打官司的人。要通關節。客店老闆。便可代以爲布置。一切一到晚上。那些胥吏。便都到客店裏來。消遣順便。接洽官司。鬧得一片烏烟瘴氣。這種暗無天日的現狀。各省各縣。幾乎普遍的。了楊秀清因爲深明這種弊病。所以一到就投宿在這種客店裏面。才安放包裹。停當便悄悄地把客店裏的掌櫃找得來了。問他撫臺衙門裏可有什麼門路。走那掌櫃。打量了秀清一眼。見他氣宇軒昂。不像是榨不出油水的。便陪笑道。客官想是爲了官司。要託人嗎。這個要看客官能化多少錢。便託甚麼人。錢化多些。託的人在撫臺衙門裏自然也是有體面些。只要他頭點一點。客官你這官司便贏定了。掌櫃之言儼然市道

吏治敗壞至此而欲不亂不可得矣。但不知你客官究竟可以出多少尺寸。楊秀清笑道這如

何問起我來。你只管替我揀撫臺衙門裏最有勢力的人。託他去看他要

多少。我便出多少。我是不省得愛借銀錢的。楊秀清一番對答之詞處處足以表明其爲老江湖那掌櫃

聽了聳一聳肩。嘻開兩片嘴唇。露出一口黃蠟般的牙齒。來道客官休要

見氣。我們時常瞧見外縣來打官司的。每每錢是怕用。門路是要走的。因

此我們不得不說明在先。既是這般說了我便替客官找那撫臺大人的

貼身親隨去。原來現任撫臺大人姓鄭。官名祖琛。是浙江湖州府人氏。別

無如今年紀已在六十開外了。平日間只知道吃素修行。不大管事。吃素

於人之身心上未必無益。特身居方面而徒教兒女子。所以我們省城裏的人。平日

爲是則未有不誤國者。作者表而出之。警醒世人不少。叫這位鄭大人叫做鄭佛子。有人還說這位鄭佛子是個和尚投胎觀音。

顯應才這般的篤信佛法

一照應第一回

這位鄭佛子每天散了衙門便躲在佛

堂裏念佛一應公事便教他的舅老爺姑少爺外甥少爺去辦他自己却

只圖清淨說在公事上多分了心便要遲了他成佛的時候

笑可是他還

有生平最得寵一個貼身親隨叫做鄭貴的這鄭貴年紀甚輕生得伶牙

俐齒因爲他一天到晚在鄭佛子身邊鄭佛子一時半刻都離不了他所

以他說的話比舅老爺姑少爺外甥少爺更有力量客官你有事只要找

他就憑你殺頭落腿的案子要吹散他也稀鬆平常得很秀清便拱了拱

手道那麼拜託你替我去約他一聲瞧他什麼時候閒便請他什麼時候

出來咱們廝會一次往後要是把這件事情辦好了老兄那面自當另外

酬謝那掌櫃的答應了捎個信到撫臺衙門裏去約他晚上出來相會便

自。去。招。呼。生。意。了。楊。秀。清。這。一。天。也。就。無。心。閒。逛。只。一。個。人。悶。在。房。裏。放。倒。頭。睡。覺。轉。是。那。蕭。朝。貴。實。在。悶。不。過。便。趁。秀。清。睡。着。的。時。候。攏。了。一。串。銅。錢。在。袖。子。裏。一。個。人。到。街。坊。上。去。喝。酒。直。喝。到。紅。日。西。沈。才。脚。寫。字。般。的。蹙。了。回。來。幸。喜。沒。有。闖。禍。及。至。回。到。房。裏。見。秀。清。已。是。起。來。了。朝。貴。也。自。己。知。道。臉。上。紅。了。怕。秀。清。要。排。揷。他。所。以。懷。着。鬼。胎。一。個。人。便。悄悄。地。溜。向。床。上。先。睡。了。秀。清。見。他。面。紅。頸。赤。那。有。不。知。道。他。喝。酒。之。理。只。因。他。已。溜。上。了。床。自。己。又。有。事。在。身。巴。不。得。他。睡。了。好。耳。根。清。靜。些。所。以。也。假。裝。沒。有。看。見。讓。他。睡。去。一。會。兒。便。鼾。聲。如。雷。楊。秀。清。暗。暗。好。笑。便。也。不。去。呼。喚。他。了。招。呼。着。店。小。二。獨。自。吃。了。晚。飯。掌。櫃。的。來。陪。了。秀。清。閒。話。這。一。晚。直。等。到。二。更。時。分。才。聽。見。門。外。一。陣。喧。嘩。那。掌。櫃。的。便。道。莫。是。那。雛。兒。

來了。說時便扯了秀清一把到門口來。瞧時果然見十幾名小使簇擁着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這少年生得獐頭鼠目。頭頂一頂黑緞瓜皮便帽。身穿一件青灰色杭緞面素綢裏夾袍。那帽兒上更釘着一塊淡紅色的寶玉掌櫃的便搶步上前說道。大爺到多早晚才來。楊秀清聽掌櫃的這般說。知道這人便是鄭貴。可是一個當差的。竟有這樣氣勢。足見那鄭撫臺一定很得寵了他的。豪家奴僕聲勢赫赫古來權臣大都爲這時在他簷下過。怎敢不低頭也只好按捺着滿腔憤氣。隨在掌櫃的身後躬身施禮。那鄭貴却待理不理的。道。晚上不伺候大人安寢。就不能跑開一步。非到半夜裏不得抽身。却累你們久等了。說時衆人簇擁着往中堂坐下。鄭貴看了楊秀清一眼。向掌櫃的道。這一位想就是你所說姓楊的了。楊秀清忙答。

應道。正是掌櫃的便也道。這裏不便說話。請大爺屏退左右。我們到房間裏去談天吧。鄭貴點頭道。好。三人移步到掌櫃的小房間裏坐地。楊秀清便把桂平縣楊知縣怎樣引誘秀全去監在牢裏怎樣誣陷秀全說要謀反。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鄭貴一面聽一面點頭。聽秀清說完了。便拉了掌櫃的一把到旁邊說道。你去和姓楊的說。這是叛逆重案。弄得不好。是要砍腦袋的。不過有我在裏面打點。便可以担保他那個桂平縣楊知縣不敢倔強。立刻可以把洪秀全放將出來。至於數目上面多少。該好看些。我的意思。我一個人整整的要一千兩一文都不能少。這種賣性命的銀子。討一千兩也不能算多。你的酬勞自然不能包括在內。你如若能夠向姓楊的要出一千五百兩來。這五百兩便算是你的好處。那掌櫃道。我理會。

得說時。兩人歸座。掌櫃的便拉秀清往一旁說。鄭貴要一千二百兩銀子。楊秀清一口答應了。上文曾玉珩出銀一千兩。此處若不多一文。毋乃太巧。故特地加上二百兩文章。乃益錯綜有致。三個人計議定當。秀清便立刻拿出一千二百兩銀子來交割。過了不知救得洪秀全性命與否。且閱下文。

評曰。使俗手爲太平天國革命史演義開頭。必將大書特書曰。話評。洪秀全如何如何。此種寫法最難討好。而最吃力。故作者以其輕淺流利之筆。自鄭祖琛身上寫起。直至本回。始將鄭祖琛與洪秀全湊合一起。中間許多與太平天國無關之人物。亦均用全力寫之。使讀者不覺其無關係。而覺其俶詭可喜。此卽作者功力過人處。

本回分兩段。前半回寫曾玉珩等如何着急。如何設計以救秀全。後

半回則出力以寫鄭祖琛之豪僕鄭貴服御聲口幾駕尋常貴介公子而上之。其一種暮夜狼狽情形直堪當作官場現形記讀而所謂鄭貴者其線索又遠在二十回前布局之佳令人叫絕。

第二十六回

巧言令色廝養弄權 換日偷天疆臣入彀

列位看官。你道這鄭貴是誰。却有這般勢力。請教說來也。話長我第二回書中不是說過。鄭祖琛隔壁有一家豆腐店。的麼。這個鄭貴原來就是豆腐店裏的兒子。區區一鄭貴耳。乃安置在二十回前小說不乏伏筆。若此等無關緊要之人亦不肯放鬆一步。則惟作者爲然耳。原來那家豆腐店的老闆和鄭祖琛的老子鄭思劬一般的抱着伯道之憂。說起這豆

腐店的老闆來那時年紀也在四十開外了一夫一妻倒也安穩度日。奈何豆腐店老闆在十六歲上就娶了一位老闆娘娘進門。夫妻倆同了三十年的房任憑你老闆再巴結一些。那老闆娘娘宛如石田一般撒下去的種子却一總也不見長出苗來。這一來直把豆腐老闆恨得牙癢癢地。那老闆娘娘自己也未嘗不急。有時便罵自己的肚子不掙氣。有時却又罵丈夫不濟事。久而久之這咒罵便成了日常的功課。可是那兒子究竟不是咒罵可以咒罵得出來的。所以一過又是兩三年。夫妻倆還是夫妻。倆不會添個第三者。出來有一天豆腐老闆去到鄭府裏送了禮回來。見太陽已是落了。便收拾收拾把豆腐攤收起。幾扇板門便關得文風不透。獨自一人銜着一枝兩尺來長的旱烟管兒。把半個身子半蹲半坐地。猴

在一條板凳上。嘴裏只管嗤嗤有聲的呼。那旱煙噴了一屋子的烟氣。可
是他兩個眼珠子偏偏骨碌碌的望着屋頂儘瞧也不知道在那裏想甚
麼。老闆娘娘是瞧慣了的。知道他這副形容其名便叫做想心事。作者至此忽插入一
段開文譬如於狂風驟雨之餘突現彩虹當下便輕移蓮步慢啓硃唇。八個字放諸四
垂地曉霞滿天之境界文章乃別有風趣人絕倒。問了一聲道。老頭子你想甚麼心事。那知這豆腐老闆此時早已
出了神。他老婆的兩句說話一總也沒有鑽入耳朵裏。故意反跌所以依舊
仰着脖子在那裏瞧屋頂不來答話。這時老闆娘娘有些動怒了。便逼尖
了喉嚨。逼尖兩字使人毛骨悚然作者筆尖有鬼拚命價喊了一聲道老頭子那豆腐老闆這才如
夢初覺。便把注視屋頂的一雙眼睛收了回來。換了個方向。却釘住在他
老婆臉上。候他老頭子三個字底下說出後文來說也可笑。偏偏那老闆

娘。娘。又。錯。會。了。意。思。他。瞧。見。丈。夫。雙。目。灼。灼。只。管。向。自。己。臉。上。儘。瞧。以。爲。

丈。夫。又。發。了。少。年。時。代。的。脾。氣。有。些。不。懷。好。意。又反跌一筆一層深入一層讀者明知是作者故弄狡獪然其俊爽

處自令人愛不忍釋也他。一。想。到。這。個。所。在。便。由。不。得。從。花。白。的。兩。鬢。裏。滷。起。一。朵。紅。

雲。紅雲自花白兩鬢中滷起絕世奇文在。他。皺。紋。重。疊。的。粉。臉。之。上。平。添。了。幾。分。春。色。便。望。着。

地。上。重。重。的。啐。了。一。口。那。豆。腐。老。閻。也。不。知。就。裏。又。是。候。久。了。一。總。也。沒。

從。老。頭。子。三。字。之。下。候。出。下。文。來。轉。是。他。等。得。不。耐。煩。了。便。在。留。得。有。寸。

許。長。好。久。沒。薙。的。黃。牙。鬚。底。下。的。嘴。脣。裏。好長抽。出。那。個。烟。管。咀。子。來。用。

力。在。地。上。篤。篤。篤。的。把。烟。斗。裏。一。星。餘。燼。磕。去。拿。起。來。在。嘴。裏。又。呼。了。一。

呼。瞧。這。烟。管。沒。有。被。烟。膏。塞。住。這。才。放。了。心。狀物甚細便。慢。條。廝。理。的。問。道。你。

爲。什。麼。叫。我。這。句。話。才。把。老。閻。娘。娘。從。牛。角。尖。裏。拖。了。回。來。省。悟。適。才。是。

錯會了意思。

不錯會了意思則作者安有如許妙文

便越發害羞起來。可是又不能不答話。便搭

訕着道：「我瞧你正在想心事，所以喚了你一聲。那豆腐老闆這才明白。可怪他却重重的嘆了一口氣，搖頭不語。這一口氣嘆得轉把他老婆朦住了。不知不覺地又追問了一句：『你到底想些什麼心事？』豆腐老闆見問才抬起頭來望了他妻子一眼，答道：『今天到鄭家去送禮，瞧他們小少爺中了一個舉子，何等顯赫。這是第一層，第二層我昨天在路上瞧着那王大牛家的兒子，我分明想起這孩子下地的時候，你不是也去幫着他們烹茶煮水的嗎？不想眨一眨眼，這孩子已是和這旱煙管兒一般地高了。豆腐老闆說着，便把手裏的旱煙管兒豎在地上，給他老婆看。』有聲有色一面又接着說道：『我既是瞧了鄭家的少爺，又瞧了王家的兒子，那種舉人老

爺有屈他到我們豆腐店來做小老闆我本不敢希望可是像王大牛家的鼻涕孩子難道我們還沒福氣消受嗎你想時光過得飛快我們這兩口子的老骨頭去死期也愈過愈近了人家有兒子的一伸腿自有他的兒子和他們穿麻帶孝把他送入土饅頭裏可憐我們這兩個孤老漢望後瞧瞧又沒有尾巴談奇這幾根老骨頭還不知誰來收拾去咧說着聲音便十分哽咽兩隻老眼睛裏不免要擠出淚來本來這兒子的問題是時時刻刻在老闆娘心上的不提時尙且一個人會癡癡的兒子兒子這樣鎮日價嚼念何況今天又給丈夫提起了教他那裏能夠不陪在裏廂傷心呢所以他丈夫沒有掉下淚來他倒先擄起衣袂在眼睛上擦了幾擦兩人這樣地默默相對大約有半個時辰轉是那老闆娘想起來了便拍

手道我可老昏了。鄭家的舉人兒子舉人兒子四字奇絕聽說是求菩薩求出來的。他們那種闊閱人家，尙且這樣敬重菩薩，足見菩薩是靈驗的。我們何不如法泡製也求求巫仙娘家的菩薩去。原來這巫仙娘是一位在南潯鎮附近得道的女子，專一替人家關亡魂看風水，以及飛符鎮宅念咒治病。正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般鄉下的愚民，簡直當他是活神仙一般。豆腐老闆原也久耳巫仙娘大名，只錯沒有請教過。聽了老婆說，便也欣然應允。老闆娘正想站起身來去看看廚下用賸的香燭，還有沒有。明天好包了帶得去。只見那豆腐老闆睜大了兩隻眼睛，連連擺手道：「且慢且慢。常言道：蒼蠅不抱沒縫的蛋。」從此處又折入以下一大篇妙文，作者善於打趣。你今年已是四十六歲的人了。我前兒恍惚聽見前村那個當醫生的張先生說，叫做女子七七。

而陰絕。

不謂醫書術語
變成小說奇文

七七四十九。你現在距陰絕。只差三年。我倒先要問。

一問你。你的陰。究竟絕了。沒有萬一。你陰竟自絕了。那不要說巫仙娘。就是呂洞賓。也是一般的。沒用。我也拚着祖宗。面上對不起。你還是死了。這條心。準備和我做孤鬼。老子不必再去東磕西撞了。老闖娘娘見問。便忍不住。笑了。却趑近。跟前。俯在他丈夫的耳朵上。喊喊喳喳。說了半天。體己話。直說得他丈夫眉花眼笑。他們倆說些什麼。並沒有宣布出來。做書的自然。不便代他們杜撰。只得在這廂向看官們。唱一個肥啫。告一個罪。恕不交代了。雖曰不交代。而交代已過畢
矣。文字有匪劍帷燈之妙。當時只聽見豆腐老闆。嘴裏嚼念道。稀薄一點。稀薄一點。那不要緊的。只要不絕就是了。說着。便又扮着鬼臉。向他老婆道。時候不早了。我們睡罷。趁你沒有絕的時候。我們應個景兒也。

好。五十老翁爲此等閨房膩話作者筆尖刻薄極矣。

他老婆聽了用指頭戳向他額上道你老昏了明

天要去拜菩薩難道好由得你奈何我不成豆腐老闆一聽這話不錯那菩薩不信則已信了可不能褻瀆的當下也只得把一團高興拋向爪哇

國裏勉強強陪他妻子睡下勉強二字絕倒一宿無話一宿無話小說中例語也然在他處之一宿無話未必真無話

在此處則真無話矣無他蓋觀於上文而可知也第二天天光還沒發亮他們夫妻倆早在床上爬了

起來照例把豆腐磨好直應酬了大半天的主顧才把豆腐賣完那第二

回書中所說的無賴來訛詐豆腐老闆也就在這一。天豆腐老闆把無賴

嚇走了何等得意又回顧一筆一面盤數那賣下來的銅錢一面却又伺候他

老婆下半年求巫仙娘去老闆娘一檢查香燭賸的已是不多了便掏

了錢打發他丈夫買去豆腐老闆望子心切也只得當這一趟差使一切

擄掇好了。老闖娘娘提了香籃，換上新衣服，才婷婷嬈嬈上路而去。豆腐老闖一個人在家裏看屋子，直到黃昏時分，才見他老婆回來了，却走得滿身臭汗，豆腐老闖忙端整了臉水給他老婆擦臉，喝茶他老婆喘息停當，才把巫仙娘說自己命中注定該有兒子的話告訴了丈夫。此處於巫仙娘用暗寫法

所以省煩文也

那豆腐老闖聽了，也不勝之喜，從此不免時時行些周公大禮，可

是忽忽十年，那巫仙娘的話竟一些也不靈驗。老闖娘娘不但沒生過兒子，連屁也沒放過一個。語趣倒把他夫妻倆越發老上來了。夫妻倆到此地步，才知道生兒子是決計沒有指望的了，便發一個狠，往育嬰堂裏去抱了個沒爺娘的孩子來撫養着，也是那豆腐老闖命中註定不該有兒子的，所以雖是螟蛉了一個兒子，還是沒有福氣享受這孩子進門不多幾

天豆腐老闖便得了一病。嗚呼哀哉死了。本回豆腐老闖求子與第一回鄭思勉求子看似相犯而實不相犯蓋其結果

截然不同也老闖娘自從死了丈夫一個人支持店務撫養孩子忙得發昏。

章第十一可是女人究竟不如男人會打算店裏頭的資本也一天短少似一天起來那老闖娘娘也久已想把店舖關了自己帶了孩子到別人家幫傭去湊巧他們隔壁貼鄰鄭祖琛家的老太太回到湖州原籍來老闖娘娘便去訴說自己的苦况鄭家的老太太是個卹老憐貧的當下便應允帶他母子兩到湖北任上去從此老闖娘娘便索性關了店在鄭祖琛衙門裏服侍老太太說也奇怪他的那一個螟蛉子生得竟自聰明伶俐鄭祖琛歡喜他便教他在書房裏承值做個小書童兒久而久之鄭祖琛便一刻都離不了這孩子一切機要文件以及印信銀錢都由他掌管。

第二十六回 巧言令色廝養弄權 換日偷天驪臣入殿

才實授了貼身的小廝。鄭祖琛便替他取個名字，叫做鄭貴。後來鄭祖琛升任廣西巡撫，那鄭貴越發倚寵弄權起來。所以楊秀清到省裏去替洪秀全走門路，那客店裏的掌櫃說撫臺衙門裏第一個有權勢的人便是鄭貴。這話却是千真萬確。再說鄭貴得了楊秀清一千兩銀子，便告辭着回衙門裏去了。他心下盤算如何，在鄭祖琛跟前進言。他深知鄭祖琛的脾氣必須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可以救得洪秀全。主意想定，第二天便趁鄭祖琛念完了佛，下了個半跪道：「稟大人的話。」鄭祖琛問道：「你有什麼說話？」鄭貴道：「小的在外面聽見人家說我們這廣西省裏接連三四年的鬧那飢荒，每年秋收不到一二成，不知道這話確不確。」鄭祖琛詫異道：「鄭貴你怎樣留心到這個話起來？」鄭貴忙做出滿臉忠義之色，來道：「小的因

爲大人在廣西做官又時常聽見大人說做官的須要處處留心着老百姓們的事情所以小的時常往茶坊酒肆打聽打聽地面上可出甚麼重大的事情爲大人耳目所不及的可以隨時來稟告大人也不枉大人享養小的一場鄭祖琛點頭道難爲你肯留心到這些地方你適才的話不錯廣西全省果然接連鬧了幾年的飢荒我也曾在菩薩前許下願心回奈劫數雖逃竟絲毫沒有效果不從放賑救災着想惟知求菩薩便活畫出一個佞佛的巡撫來鄭貴見慢慢地已是入了港便又逼緊了一步道鬧飢荒尙在其次現在土匪強盜遍地皆是老百姓們不得安居怎生是好鄭祖琛搖頭嘆息道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鄭貴道大人說的天意固然不錯不過老百姓們斷斷不肯伸長了脖子等那盜匪來取腦袋的要是辦起團練來自己保護自

已。這。大。概。還。不。是。犯。法。的。事。罷。鄭。祖。琛。聽。了。團。練。兩。個。字。却。又。高。興。起。來。道。本。來。官。兵。的。力。量。太。單。薄。了。這。樣。許。多。盜。匪。簡。直。剿。不。勝。剿。要。是。老。百姓。們。肯。辦。團。練。那。是。再。好。沒。有。的。事。官。廳。自。然。應。當。獎。勵。他。的。鄭。貴。聽。了。便。自。言。自。語。道。我。原。說。這。辦。團。練。不。是。犯。法。的。事。那。麼。外。頭。也。太。胡。鬧。了。鄭。祖。琛。聽。了。不。懂。道。你。說。的。究。竟。是。那。們。一。回。事。你。且。說。說。明。白。看。鄭。貴。忙。又。下。了。半。跪。道。這。是。小。的。在。外。頭。聽。見。的。說。貴。平。縣。有。個。辦。團。練。的。紳。士。叫。做。洪。秀。全。如。今。被。桂。平。知。縣。推。說。是。奉。了。大。人。之。命。把。他。拘。囚。起。來。還。要。砍。他。的。腦。袋。此。刻。茶。坊。酒。肆。都。在。那。裏。紛。紛。議。論。大。家。異。口。同。聲。的。說。這。洪。秀。全。是。冤。枉。的。要。是。不。鬧。飢。荒。盜。匪。也。不。會。這。樣。猖。獗。官。兵。不。能。殺。打。盜。匪。老。百。姓。們。已。是。十。分。吃。苦。了。如。今。連。老。百。姓。自。己。保。護。自。己。都。

不許起來。豈不是老百姓們定做的不死在荒年上，便該死在盜匪手裏麼？外邊人都派大人的，不是說那桂平縣若不是奉了大人的公事，也決沒有這們大胆的小的，可惜不便露出行藏來，說是在巡撫部院當差的，否則定然要和那說這話的人爭辯一下子，咧小的深知大人平常連殺一隻雞一隻鴨都覺得不忍的，那有無緣無故殺起那洪秀全來？鄭祖琛道：這是沒有的話。桂平縣也沒有把這件事情稟上來，也許是外頭的謠言罷。鄭貴點頭道：大人說的是這一定是謠言。小的那時因為連大人都担着不是，所以心裏不免有些替大人不忍，現在給大人一說，才自己覺得量氣太窄了。鄭貴欲為洪秀全說項而故意徐徐從他方面說入，乃一層深入一層，至最後方逼出正文來，迴人小智慧亦透，非其他豪僕所能及。鄭祖琛得意道：這是你不讀書的緣故了。我們讀書人第一要講究涵養功夫。

外面那些調言怎麼可聽。你往後聽茶坊酒肆裏的那般混人談論起國家大事來有時固不可不聽。但是也不可過於認真。鄭祖琛入了鄭貴之圈套尚不自知可笑可憐鄭貴聽鄭祖琛一番自負的說話。嘴裏雖然唯唯應是。肚子裏却在暗暗發笑。知道自己這一番說話準定發生了效力。桂平縣的楊知縣憑你天大的本領也跳不出自己的掌心了。隔不了幾天。鄭祖琛正在一起的見客。見過了一批司道外面便遞進一大批知縣和佐雜的手本。來照例便遞在鄭貴的手裏。鄭貴是留了心的人。一眼便看見桂平縣楊知縣的手本。知道那楊知縣大概是爲了洪秀全的案子。親自上省請示來了。心想自己前幾天雖是繞着大圈子說了一篇話。可是怕鄭祖琛事情多。忘記了這事。所以上去回的時候。便特地提出楊知縣的手本來放在上。

面。湊。近。了。一。步。道。這。回。桂。平。縣。來。見。大。人。大。人。倒。可。以。把。前。回。的。事。情。問。他。個。究。竟。咧。如。若。是。謠。言。那。就。最。好。鄭。祖。琛。鼻。子。裏。答。應。了。一。聲。一。瞧。其。餘。的。手。本。都。是。不。相。干。的。人。所。以。單。傳。桂。平。縣。進。見。其。餘。的。一。概。擋。駕。楊。知。縣。在。那。官。廳。上。聽。說。一。聲。請。便。偃。僂。着。身。體。徐。步。穿。過。了。幾。重。天。井。才。進。了。鄭。祖。琛。見。客。的。花。廳。裏。兩。旁。當。差。的。打。起。了。門。帘。楊。知。縣。便。捱。身。而。到。見。了。鄭。祖。琛。行。下。禮。去。鄭。祖。琛。也。只。略。略。把。身。子。欠。了。一。欠。楊。知。縣。垂。手。站。立。在。一。旁。鄭。祖。琛。把。手。一。揚。意。思。是。教。楊。知。縣。坐。楊。知。縣。告。了。坐。當。差。的。送。上。茶。來。楊。知。縣。這。才。眼。觀。鼻。鼻。向。心。的。說。出。一。番。話。來。欲。知。楊。知。縣。說。些。什。麼。話。且。閱。下。文。

評曰。本書第一回寫鄭思劬求子本回復寫豆腐老闆求子此是作

者有意相犯處。譬如水滸傳寫林冲買刀復寫楊志賣刀。同一插草標。同一在東京市上。然鄭思劬求子求諸觀音菩薩豆腐老闖求子。求諸巫仙。娘此不同者一。鄭思劬求子而有效。豆腐老闖則鄭貴尙是螟蛉而來者。其不同者二。有此兩點不同。於是本回與第一回看似相犯而實不相犯也。

鄭貴雖在撫衙弄權納賄。然其才具亦不可及。如對鄭祖琛一番言語。娓娓動聽。苟鄭祖琛平日絕對不入廝養之言。則亦已耳。否則安能不入彀中甚矣。僉壬巧言令色。非若君子之言。動輒逆耳也。夫人苟小有才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鄭貴匪無智慧。惜其不軌於正耳。天下後世無量數鄭祖琛無量數鄭貴。可以鑒矣。

第二十七回

縱虎歸山中丞失策 放蛇入壑大令辭官

話說楊知縣見了鄭祖琛，便恭敬地說道：「卑職有機密事要稟大人。卑職轄境那裏有個金田村，這村裏頭新近創立了一個什麼保良攻匪會，爲頭的喚做洪秀全。那洪秀全本是廣東上帝會的餘孽，如今借保良攻匪會的名義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手下的羽黨少說些就有幾千人。經卑職這一次去搜查了一下，光只名冊一項就有十九本之多。那些形迹竟是謀爲不軌的樣子。卑職生恐養癰貽患，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那洪秀全捕捉得來，監在牢裏。卑職對於這種謀叛重案，不敢擅專。」

所以特地進省來請大人的示。大人看該怎樣辦。卑職便回去遵照着做。楊知縣之言未嘗不嫻嫻動聽其如鄭祖琛已先入鄭貴之言何。楊知縣說完話不免微微的抬起眼光來。矇了鄭祖琛一眼。只見那鄭祖琛閉了雙目。好似老僧人定一般。聽楊知縣停着不說話了。他才睜開雙目來。問道：「依貴縣的意思。該把這洪秀全怎樣辦呢？」楊知縣忙站將起來。回道：「稟大人的話。依卑職的愚見。不如把這洪秀全人不知鬼不覺。悄沒聲兒的處死了。以遏亂萌。這原是該聽大人發落的。不過既承大人下問。卑職也就斗胆敢說這個話了。」楊知縣斬釘截鐵說了這一番話。滿意以爲鄭祖琛該俯如所請了。誰想那鄭祖琛却把一顆頭搖個不住。道：「俗話說得好。螻蟻尙且貪生。人命豈可兒戲。本部院戒殺已近十年。平日對於情真罪當該處決的罪囚。尙且時常覺得不忍。」

何況洪秀全。一沒有口供。二沒有證據……楊知縣沒等鄭祖琛說完。便頂了一句道。回大人。那洪秀全有十九本名冊。可以作叛逆的鐵證。鄭祖琛因爲楊知縣沒等自己說完。便岔了嘴。心裏十分不悅。至此而楊知縣縱有蘇張之辯。亦不能迴鄭中丞之聽矣。便冷笑了一聲。道。請問貴縣十九本名冊。上是怎樣寫法的。楊知縣忙道。上面寫着保良攻匪會名冊字樣。底下便是一個個人的名氏。鄭祖琛冷冷的道。既是沒有旁的話。如何作得叛逆的證據。楊知縣陪笑道。大人說的固然不錯。不過洪秀全要不是圖謀不軌。何必又招集這許多黨羽呢。鄭祖琛用手拈了拈幾根鬍子。搖頭說道。那保良攻匪會五個字。顧名思義。不過是辦的團練。也是老百姓們爲自衛起見。我們吃了皇家的俸祿。不能保護良民。已是萬分慚愧了。如何連他們自己保護自己都

不許起來。冤枉殺一個洪秀。全事小失。却民心事大。鄭祖琛之言。卽鄭貴之言也。豪僕聲勢如是如是。

貴縣這番舉動。知者不過以爲鹵莽而已。不知者更要疑心。貴縣和洪秀全挾有夙嫌。所以借此要置彼死地。咧鄭祖琛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簡直聲色俱厲。那楊知縣聽了。也不寒而慄。良久才定了一定神。勉強裝出笑

容來。官僚兒上司純用妾婦之道。雖強項令亦未能免俗。道不知大人的高見。對於這洪秀全該如何處

置。鄭祖琛見問便毅然道。貴縣回去快把洪秀全放了。免得朝廷知道了。連本部院都有不方便之處。楊知縣聽了。雷轟電掣般的說話。還想勸阻。時那裏來得及。鄭祖琛已是端茶送客了。楊知縣只得也舉了舉茶杯。應了個景兒。踉踉跟跟地便退了下來。才走不到一二百步路。正走在一個天井裏。不禁仰天長嘆道。天下從此多事。眼見得廣西就要化爲戰場。區

區這一個知縣有何可戀。急流勇退。此其時矣。這一次回到桂平縣去。不免準備公事告病便了。楊知縣去矣。而顛頂之鄭祖琛。則不去此清政之所以不綱也。主意想定。回到桂平縣。便立刻升堂。提洪秀全出來。訊問原來。洪秀全自從那天被楊知縣用計騙到縣城裏關了。起來之後。也就沒有提出來。訊問過一次。洪秀全在監獄裏。正不知是凶是吉。自己也不免提心吊胆。當時楊知縣還吩咐不許有人來監裏探問。虧得胡以光神通廣大。一般地送衣服食物進來。上下下。又都打點過了。秀全才不致十分吃苦。依楊知縣的意思。本想請了鄭祖琛的示。把秀全就地正法的。也不用什麼口供。三推六問。就攔許多時光了。誰想却碰了鄭祖琛一鼻子的灰。常言道。縛虎容易。縱虎難。楊知縣要釋放洪秀全。反而不得不坐堂起來。只聽見升堂鼓。鞦韆響。處三班。

六房知道本官要升堂了。却也不敢怠慢。分兩行站着伺候。楊知縣徐步而出。吆喝一聲。已是向公案前坐定。提起硃筆。來在點名單。那洪秀全的洪字上。點了一點左右。便喝了一聲道。帶洪秀全。便有人往監裏去提了。洪秀全出來到堂上。撲的一聲跪倒。偷眼瞧楊知縣時。却也和顏悅色。不見有半點兇狠的樣子。秀全心裏便略定了一定。只聽楊知縣道。你是洪秀全。秀全應道。是楊知縣。便把桌子一拍。道。有人在這裏告你聚衆數千。謀爲不軌。究竟有沒有這事。快些從實招來。若有半句虛言。本縣執法如山。那是你皮肉自討苦吃了。秀全便叩了一個頭道。冤枉。民人不過因爲鄉下土匪公然行劫。小民寢食不安。所以發起了一個保良攻匪會。聚集許多鄰居大家學些武藝。以爲保護自家生命財產之計。若是說這樣便

是謀爲不軌也。忒嫌言重了。楊知縣沈吟了一會道：「你的說話也有幾分道理。不過人數太多，良莠不齊，鬧出事來，本縣却担着干係的。你要知道你的心固然無他，你的舉動未免有些樹大招風。本縣要是爲防患未然起見，把你殺了，也不能編派本縣枉殺無辜的。不過天地有好生之德，本縣愛民如子，所以關了你幾天，原是要教你快些醒悟，以後行止格外要斂迹些。現在你在監獄裏自省了幾天，總該有幾分明白了罷。我要是放你出去，不知你能否聽從本縣的吩咐，把那保良攻匪會立刻解散。楊知縣這一番說話，分明是指點秀全一條生路。秀全也是絕頂聰明人，那有不明白之理。便趁勢碰頭道：「民人理會得這次回去，決計把保良攻匪會解散便了。楊知縣又躊躇了一會道：「你的話能作準，不能作準，不能作準，不能作準。」

看他一副面目完全虛偽而秀全亦以偽應之兩偽相遇煞是好看。你好好的具一張切結來本縣一發成全了你罷說時便吩咐把筆硯給了秀全就在地上寫了一張甘願把保良攻匪會解散的切結畫過花押呈給楊知縣過目了當堂開去刑具楊知縣又叮囑了幾句才把秀全釋放這裏自有胡以光接住在胡以光家耽擱了一宵胡以光便置酒替秀全壓驚兩下細細的談了一會才知道這一次自己得以釋放完全是楊秀清上省旋之力秀全因怕韓金田村許多人盼望着自己回去所以不敢多耽擱第二天便別了胡以光自回金田村去訖好一個楊知縣他竟料到洪秀全將來必成大事自己要是再在這把桂平縣的交椅上坐將下去準定要吃不了兜着走咧所以他竟就在秀全回金田村的一天呀

吩咐辦稿的師爺備了詳文說自己因爲病體不能支持請求開缺不多幾天省裏準了他的請求掛出牌來委別人繼任楊知縣交代清楚便飄然而去畢竟楊知縣有先見之明脫身得早後來洪秀全一千人殺奔桂平縣而來那後任知縣被亂軍所殺此是後話不提且說秀全回到金田村湊巧石達開楊秀清韋昌輝等人都在那裏打聽消息一旦見秀全平安回來不覺都心花怒放接進中堂敘了些別後的情形秀全便開言道諸位弟兄們小弟這一次遭了官事形迹已露此後不便再行出頭露面謹防有第二個楊知縣來和我們麻煩爲今之計最好覓一個隱僻的所在暫時把小弟的身子藏躲起來這裏便請楊兄主持一切外面各縣傳教的事宜便託馮兄辦理未知諸位弟兄們以爲何如這時旁人聽了還沒

有開口石達開第一個先說道洪兄慮的是我們毛羽未豐還是諸事謹慎些的好洪兄能夠暫時避一避風頭等待我們可以起事了再出來主持一切未爲不可不過却有一層難處洪兄所說隱僻之處一時却不易找尋不知洪兄意下想往那裏去秀全道小弟一路從廣東來瞧那個隴化山地方倒是紅塵飛不到的所在

古人云入山必深入林必密安得紅塵飛不到之所在使一般熱中者作退一步想作者大

特書此八字其亦有微意存於其間乎

小弟這次便想暫時在那裏隱居一下一方面依舊可

以和這裏衆位弟兄互通消息秀全說完這話石達開還沒接口早聽座中人有個人怪叫了一聲道那鵬化山是我的老家那裏的人不論長幼男女都肯聽我的使令洪大哥這番前去千萬帶我一同去那裏燒酒牛肉都可以不用化錢洪大哥要吃儘責成我弄去就是衆人看這說話的

人時却是秦日綱。我愛秦大哥之嫵媚如水滸之有李達紅樓之有湘雲也秀全點頭道：「我一個人到鵬化山本來嫌太寂寞難得日綱兄弟肯和我一同去，那是再好沒有的了。」秦日綱見秀全答應同他去，便喜得跳將起來，嚷着要去打鋪蓋。馮雲山笑道：「忙什麼呢？有你的總有你的，衆人正說時，忽地一個看守大門的會友匆匆地進來報說：外面有個文士打扮的人要見洪先生，請示洪先生定奪。」秀全聽了，忙把雙手擺個不住，道：「不見不見，上回那楊知縣派來騙我往城裏去的委員，不也是文縐縐的麼？天下惟有文士最可殺，一切是非都是那些半瓶醋的東西挑綱出來的。你看那滿洲皇帝不一般的也有文士去拍他的馬屁嗎？連考場裏做文章都有了一定的格式。該說皇帝的好話，美其名曰領聖起來，足見文士是最無恥最討厭的人。」作者筆下有憤慨特

借秀全口中發洩之耳。秀全一時說順了口，竟忘記了石達開也是個孝廉公出身。石

達開聽了，自然也覺得臉上有些訕訕地。畢竟馮雲山乖覺，忙補了一句道：「這話不錯，文士中間像我們石達開、石大哥般的，也算是少有的了。秀全聽了雲山的話，猛然間覺得自己說話太大意了些，忙也改口道：「石兄的學問文武兼資，自然不能把文士兩字去辱沒了他的。說得石達開也微微含笑。」

好惡人之常情，正不得以此少遠開耳。作者一路寫來，面面俱到，非老手不辦。

○那進來通報的會友見秀全

這般說，便自去回報那求見的文士。誰知去不到一刻兒，便又走了進來。道：「那個文士一定要見說他是來幫助洪先生共謀大事的。洪先生不見他，未免空担了禮賢下士的名聲。秀全聽了這話，便有些躊躇了。正待開言時，早被蕭朝貴圓睜着雙眼，向那來通報的人啐了一口道：「放他媽的

屁他有什麼本事敢到這裏來嚼嚙他有本領便來和老蕭戰三百合再說話秀全一面喝住了朝貴一面吩咐那通報的道你不必理他只回他說不見就是憑他說些什麼你只做不聽見豈不完了那通報的領命自去這裏秀全等便談了些旁的話正談得十分高興時忽地遠遠的聽見那大門首一陣喧鬧之聲衆人聽了都覺愕然秀全便向達開道就煩石兄出去看看罷怕就是適才那個文士和外面的人鬧翻了不知道這人究竟是何來歷怎麼這樣無賴秀全言下大有不悅之意極力反振下文蓋此處急寫文士之可厭乃愈見下文所謂文士者之天矯也達開領命便徐步向大門首而來只見一個湖南口音的男子生的硃唇粉面猿臂蜂腰那臉蛋兒鬚髯就像女人一般的漂亮估量上去年紀也不到三十歲這時却怒容滿面正在和一個看門的爭執

兩隻眼睛却奕奕有光。瞧他的意思，是想要進來。和洪秀全廝會，却被看門的攔阻着，不准他走路。惹得他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劈面一掌，便向那看門的臉上打來。誰想那看門的也跟着秦日綱、蕭朝貴兩人學了些武藝，身體倒也練得十分靈活。只見他輕輕地把身子一閃，便把這一掌躲過了。這時看門的却也有些兒動怒，便也擄拳捋臂，輪起碗口般大小的小拳頭，準備要把這文士痛打一頓。我爲文士擔心正在此時，恰好石達開走到，便高聲叫道：「來者莫非衡州洪大全嗎？弟兄們不得無禮。」那洪大全抬起頭來，認得這叫喊的人，正是石達開，便撇下那看門的，走近石達開，跟前拉了石達開一把，道：「老石，怎麼你們手下的人這般無禮，拒絕我一個人事。小要是說將開去說你們保良攻匪會，空担着招納天下英雄的名。」

似這們的拒人千里之外豈不被天下的人恥笑

此時由得洪大全說嘴矣

石達開趁勢

便牽了洪大全的手道你有所不知我們正在計議大事不想你突然之間來了你又不曾說出姓名來我們那位洪大哥新近恰爲吃了文士的虧如今見你又是文士打扮自然驚弓之鳥不敢開門延接了幸虧我和你相識否則我們這裏的人都是拳頭大胳膊粗的你老兄這區區雞肋怕還捱不起這們三兩下呢說罷便哈哈的大笑起來連洪大全也撲哧一聲笑了

洪大全滿腔怒氣以一笑收場筆墨何乾淨

兩人便並肩往裏面走來那些看守大門的

見了這副情形便知道這洪大全是石達開的朋友也就不敢再攔阻了可是想着適才幾乎動武的神情不禁也你看我我看你的好笑起來

細

洪秀全等聽見門首喧嚷正不知爲了何事如今見石達開忽地同了一

個○手○神○瀟○灑○的○少○年○進○來○大○家○都○覺○詫○異○石○達○開○便○替○衆○人○介○紹○道○這○位○
是○小○弟○的○好○友○衡○州○洪○大○全○楊○秀○清○不○等○石○達○開○說○完○話○便○搶○着○說○道○衡○
州○洪○大○全○人○稱○好○刀○筆○莫○非○就○是○這○位○洪○兄○洪○大○全○不○禁○躬○身○施○禮○道○這○
是○小○弟○遊○戲○三○昧○偶○然○頑○頑○巴○戲○不○足○辱○諸○公○齒○頰○的○寫洪大全出身刀筆又覺與楊石韋馮諸人不
同是作者善於變化處 韋昌輝也道小弟也聽說洪兄疎財仗義百萬家私化爲烏有
真是當今豪傑今日一見三生有幸寫韋昌輝自己是個富家子却注意洪大全的家私妙妙 秀全見大全
居然也大名鼎鼎知道決不是凡庸之輩忙親自上前周全衆人因洪大
全遠來便推他在上首坐定石達開便道這位洪兄正是當代奇人他的
聰明真是天賦的六歲就把四子書讀完九歲上已是能夠將十三經背
得如瓶瀉水般連小註也是一般的滾瓜熟爛做的文章簡直就不屑效

那些柔靡之音又有一端却和小弟脾氣相似原來也是喜讀孫吳兵法
的因此小弟一年前往湖南去訪友便和這位洪兄相識了小弟眼光裏
對於文士少所許可甯可和屠沽走卒結交石達開胸中亦有塊壘惟有洪兄却是小
弟生平所最心悅誠服的如是乃愈見得大全不凡洪大全聽了忙笑着搖手道罷了罷
了請你少恭維幾句罷小弟自知脾氣也實在不好平素時常喜弄筆頭
誰知這一次因爲做了一篇遊戲文章便險些兒把性命都送掉了欲知
洪大全究竟爲了何事幾乎送命且闕下文

評曰水滸傳當寫晁蓋智取生辰綱之前先寫晁蓋與劉唐吳用飲
酒忽有一道人求見晁蓋始而拒絕繼而聞此道人在門外與門者
喧鬧之聲始親出觀看則固入雲龍公孫勝也乃亟尊之上座共策

大事與本回洪大全欲見秀全遭拒同一章法本書粗豪處似水滸細膩處似紅樓冷二者於一爐於是乃成絕世妙文

秀全入獄之後本當接寫馮雲山及韋昌輝入獄蓋三人事相距極近然作者無論如何變化欲求其毫無雷同之處實至不易也而事實上又不容忽略作者爲讀者興味起見乃於中間插入一洪大全以下卽接敘洪大全來歷更令人可泣可歌所以變換讀者目光文章亦愈顯錯綜變化之妙

第二十八回

傾竹葉壯志凌雲 訪梅花雅人踏雪

話說做書的提起這位洪大全却要鄭重聲明一句原來這位洪大全在太平天國歷史中間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可惜如神龍般見首不見尾否則往後的功績不也是和東王翼王一般的偉大麼所以做書的寫到這二十八回便該把洪大全的出身交代一番好教列位不致茫無頭緒閒言休絮言歸正傳且說這洪大全原籍湖南衡州人氏自幼有神童之譽在九歲那一年已是把十三經讀畢普通九歲的兒童吃飯不知飢飽穿衣不知寒暖惟有洪大全不但十三經都已讀完而且能夠從頭到底一行行一字字背得如瓶瀉水從來不會錯過一個字你想不是他的天賦高人一等怎會到此地步後來洪大全到了十一二歲便一意學詞章詩詞都做得斐然可觀不時和那些老前輩唱和那些老前輩也叉手

嘆服。所以洪大全在髻鬕之年，已是名聞全省。他九歲的一年，便去應試。縣攷的那一天，知縣點到洪大全的名氏，却從人叢裏應擠出一個小孩子來。知縣留心打量時，只見這洪大全拖着條小辮子，當頭頂還刺掉了。像銀圓般大小的一塊辮子，梢上繫着一縷紅絲線，完全是個小孩子的樣子。知縣瞧了他一眼，便問道：「你叫洪大全？」洪大全應道：「正是。」知縣又問道：「你是不是洪大全本人？」洪大全這時年紀雖小，却有些不耐煩了，便朗朗說道：「公祖，這話可問得詫異了。名冊上現註年齡籍貫，難道還怕冒名頂替不成？」那知縣被他一頂倒頂得沒話可說了，便正色道：「我怕你這樣小小年紀，如何做得文章？」洪大全見知縣瞧不起自己，那氣越發大了，便道：「公祖，這話更錯了。公祖奉行朝廷的立法，是以真才實學取士呢。還是

以年齡大小取士的朝廷立法沒有規定說是應縣攷的童生必須滿多
少歲數現在就公祖的話氣聽來大凡年齡幼小的一定是沒有學問那
麼公祖也不必攷試什麼文章只要在點名的時候一瞧有年紀大的老
童生便取了他就是何必出什麼題目行什麼攷試呢那洪大全侃侃而
談簡直旁若無人可笑這位知縣恰又是個早年不第晚歲成名的一榜
出身原來他四十多歲才進的學五十歲上中的舉熬資格到了大挑知
縣等到領憑到省候補掛出牌來署理衡陽縣已是七十歲的整壽了安世
有此種巧事亦作者故意裝點以資笑樂而已所以每逢縣考對於老童生格外的
讀者但賞其筆墨之爽脆勿以辭害意可也體貼對於小童生却格外的挑剔誰想也有一日碰在利嘴的洪大全手
裏教老知縣額角上也碰了一個老大的疙瘩當時又沒有話可以去駁

回他只得勉強笑了一笑道你既是這般說想來你年紀雖小文章一定了不得的了本縣如今特別優待你却要教你另外坐在花廳上出了題目當面考試你說罷便教當差的引洪大全到花廳上去坐地洪大全却也毫不畏懼就這們大踏步隨了當差的到了花廳之上坐定一會兒題目下來了便獨自握管構思常言道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只見洪大全下筆如春蠶食葉般不到半個時辰便把文章完全脫稿只差還有一首五言八韻的詩沒有做好這時那位知縣倒並不來監視着他適才說的面試也不過是借此下臺的一種說辭罷了倒是知縣有幾個孫兒孫女却紛紛地來到花廳上屏風背後窺探見洪大全一般的是個小孩子便胆子漸漸地大了一個個跳將出來爬向洪大全桌子上搬弄洪大全的筆

墨。吵。得。洪。大。全。也。沒。有。心。緒。再。做。文。章。了。如繪他索性便把筆一擱。抬頭

瞧。看。見。那。知。縣。有。一。位。孫。女。兒。今。年。只。有。一。十。歲。却。生。得。眉。目。姣。好。活。像

是。圖。畫。中。人。洪。大。全。這。時。年。紀。雖。小。不。懂。得。甚。麼。男。女。之。愛。可。是。讀。詩。經。

讀。到。了。什。麼。鄭。衛。之。風。也。恍。恍。惚。惚。記。得。男。女。之。間。除。掉。夫。婦。之。外。還。有

一。個。野。合。的。名。詞。他。這。時。見。了。這。樣。一。個。美。貌。小。女。郎。不。禁。情。興。勃。發。便

也。跳。下。座。來。就。摟。了。這。女。郎。一。把。用。嘴。在。他。臉。上。嗅。了。一。嗅。道。我。們。來。頑

一。套。新。郎。官。做。親。吧。你。做。新。娘。子。我。做。新。郎。官。何。如。嗟夫食色性也雖孔子亦昌言無忌夫天下至真率

者莫如小兒女然而猶有新郎官做親之嘗試則無怪文明愈進男女之間活劇乃愈多也洪。大。全。這。副。頑。皮。的。態。度。那。小。女。郎。

倒。並。不。惱。轉。惱。了。小。女。郎。一。個。約。摸。十。一。二。歲。的。哥。哥。那。小。女。郎。的。哥。哥。

見。洪。大。全。欺。侮。了。他。的。妹。妹。便。出。來。打。抱。不。平。把。洪。大。全。推。了。一。推。夫

惱了舅爺一笑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在這裏放肆！洪大全聽了，不由冷笑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和我拉拉扯扯的？老實告訴你罷，你家老頭子喚我在這裏做文章，原想是把你家妹妹許配給我做老婆的。我們夫妻倆噴噴洪大，夫妻自居全儼然以，儼賴可笑，在這裏小開頑笑，要你阿舅來強出頭幹麼？竟從而阿舅之，好便好，不好時，我便一刀把你那小鳥兒新奇割掉，教你和你妹妹一般的做個賠錢貨。此種奇談不知作者從何處想來說着，却真個回身從考籃裏取出一把三寸長的小刀子，明晃晃地向那位小少爺的下三路撈來說時遲，那時快，小孩子那會見過這種情形，便哇的一聲哭了。三四個小孩子，便手挽着手，逃入屏風背後，自然把洪大全怎樣怎樣無禮，一五一十去告訴了他的祖父。那知縣勃然大怒，便履聲橐橐，直向花廳上走來，見洪大全正在低頭伏

案。寫。那。考。卷。知。縣。走。近。瞧。時。見。連。那。首。五。言。八。韻。的。詩。都。已。做。好。了。憑。你。知。縣。怎。樣。厭。惡。洪。大。全。可。是。一。讀。他。的。文。章。那。股。怒。氣。也。頓。時。拋。向。爪。哇。國。裏。便。沈。吟。了。一。會。向。洪。大。全。正。色。道。文。人。切。戒。佻。達。何。況。你。這。樣。乳。臭。未。乾。的。小。孩。子。你。適。才。和。我。的。孫。女。兒。囉。嗚。我。都。已。知。道。了。本。當。將。你。責。打。幾。百。下。手。心。以。儆。將。來。姑。念。你。文。章。做。得。尙。還。通。順。就。饒。了。你。一。次。如。今。我。出。一。個。對。給。你。對。你。要。是。對。得。上。來。便。罷。要。是。對。不。上。來。時。兩。罪。俱。發。一。頓。手。心。再。休。想。逃。得。了。好。一。個。洪。大。全。臉。上。却。毫。無。懼。色。便。道。請。教。公。祖。上。聯。那。知。縣。側。着。頭。想。了。一。想。道。就。把。你。做。了。上。聯。罷。你。聽。清。楚。着。我。的。上。聯。是。衡。陽。縣。童。生。九。歲。洪。大。全。聽。了。暗。暗。好。笑。心。想。這。對。又。不。難。對。老。頭。兒。却。鬼。張。鬼。智。幹。甚。麼。他。既。要。我。對。我。必。須。對。上。一。個。冠。冕。堂。皇。

的。下。聯。才。行。可。是。他。們。這。班。老。腐。敗。只。知。道。拍。皇。帝。的。馬。屁。要。是。不。搨。皇。
帝。出。來。做。個。幌。子。諒。必。他。們。定。然。不。服。也。罷。委。屈。些。就。學。一。次。舔。癩。吮。痔。
的。論。調。罷。若無此一段解釋則未免與革命史命名不合此是作者取巧處想。罷。便。應。聲。道。公。祖。這。個。上。聯。可。以。
對。大。清。國。天。子。萬。年。七。個。字。這。是。童。生。姑。且。想。的。請。公。祖。的。示。要。是。不。好。
便。讓。童。生。再。對。去。那。知。縣。聽。了。不。免。吃。了。一。驚。心。想。看。不。出。這。小。孩。子。口。
氣。倒。這。般。闊。大。是老知縣眼光蓋洪大全之意大有是可取而代之之概知縣憤憤又安從知之便。也。不。說。甚。麼。祇。點。了。
一。點。頭。道。也。罷。總。算。虧。你。了。說。時。把。手。一。揚。洪。大。全。知。趣。便。收。拾。收。拾。筆。
墨。有小刀提。了。考。籃。退。了。出。來。這。回。也。虧。得。洪。大。全。能。言。善。辨。逃。過。了。這。
重。難。關。要。是。換。了。少。年。科。第。的。知。縣。說。不。定。還。有。好。處。給。洪。大。全。回。奈。那。
個。知。縣。抱。着。牢。不。可。破。的。見。解。以。爲。這。孩。子。才。氣。固。然。不。錯。品。行。總。嫌。欠。

缺些所以發出案來洪大全是名落孫山之外這大概是洪大全文章憎命罷可憐接連攷了十幾次取了縣攷滿意以爲總可以進學了誰知府攷道攷卻又出了岔子所以洪大全一身本領滿腹經綸蹉跎了這們十幾年連衣衿都沒有青你想教他如何會不時常要發牢騷呢他發一個狠便把八股文章丟得不知去向專一做起古文來做的又是司馬長卿賈長沙一派如長江大河般一瀉千里不過天下的事情究竟公道自在人心有此六字仁人志士所以未可灰心也卽如孫中山先生奮鬥達四十年之久至今日而青天白日之旗始揚飛遍於禹域一言以蔽之曰公道自在人心而已洪大

全雖是文戰不利連一名秀才都撈不到手可是他的文章究竟還是有目所共賞所以一篇脫稿便爾全省傳抄湖南人提起了洪大全誰不豎起了大拇指喊一聲好筆墨所以那石達開雖是遠在廣西却也久慕洪

大。全。三。個。字。有。一。次。到。湖。南。去。便。特。地。前。去。拜。訪。兩。人。結。交。了。一。個。朋。友。
這。是。後。話。不。提。且。說。洪。大。全。不。但。詩。古。文。辭。做。得。登。峯。造。極。就。是。他。生。平。
喝。酒。的。本。領。也。是。誰。也。及。不。來。他。的。二。十。歲。左。右。的。時。候。每。逢。親。戚。人。家。
的。宴。會。是。每。飲。必。醉。的。後。來。索。性。一。個。人。在。家。裏。也。喝。起。酒。來。鎮。日。價。吃。
的。醉。醺。醺。他。的。父。母。却。也。教。訓。過。他。幾。次。叵。奈。他。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因。
此。他。的。父。母。氣。成。疾。病。嗚。呼。哀。哉。便。相。繼。死。了。他。一。發。沒。了。管。束。仗。着。父。
母。遺。產。有。好。幾。百。萬。便。拿。出。來。結。交。奇。材。異。能。之。士。家。裏。吃。閒。飯。的。人。養。
了。十。幾。桌。每。天。大。魚。大。肉。的。款。待。着。洪。大。全。高。興。的。時。候。便。和。他。們。賭。酒。
一。喝。就。是。十。幾。碗。醉。了。便。睡。醒。了。再。喝。似。這。們。循。環。往。復。那。洪。大。全。幾。於。
無。日。不。在。醉。鄉。他。既。是。這。樣。歡。喜。喝。酒。所。以。只。要。耳。朵。裏。一。聽。見。說。某。人。

酒量好。他便自己帶了酒菜。找他較量。不論你是屠沽走卒。只要能喝三杯。便是他的知己。好朋友。這時恰好衡縣市上。來了一名乞丐。在一座破廟裏安身。這座破廟已是十餘年沒有人跡了。所以不但鳥糞蛛網遍地。皆是連門窗屋瓦都給旁的乞丐偷去換錢的了。這乞丐到了這座破廟裏掃除掃除。便打起臨時公館來。又嫌沒了門窗。晚上風大。不知他從那裏弄來的兩三張破席。遮在窗洞上。倒和門窗一般的嚴密。調侃語可笑○洪大全奇矣不料此巧之行蹤更奇。不知作者胸中有多少奇事。乃克寫出此絕世奇文也。這乞丐白天便在大街小巷挨戶要飯。可是不會說什麼討饒訴苦的話。只立在人家的後門。首伸出了他的討飯鉢。向人家求乞。人家要是向他瞪了一瞪眼睛時。他便立刻撥轉屁股。走路再到別家去求乞了。他說肯便給我幾個。不肯時我叫化子。決不來。

強搶你們的何必惡狠狠的給這種相貌我看呢。這種腌臢氣我可受不下。可笑這人窮得已是成了乞丐。他還是生就的一身傲骨。所以街坊鄰舍不免要批評他說。做了窮人還有什麼氣可負。天下只有有錢人可以負氣。傷心刻骨之言所以越發憎惡這乞丐起來。虧得那些宅心慈善的人不時掏出錢來。賙濟賙濟。他才不致餓死。這個乞丐還有一個脾氣。就是也和洪大全一般地歡喜喝酒。求乞得來的錢。化在酒店裏的。倒有大半也是他合該和洪大全有一段因緣。一天正是十二月裏那西北風緊了一緊。漫天匝地。便下起雪來。過了一夜。那雪便凝結在人家屋上。頓時把衡州城裏造成許多白玉樓臺。造語甚妙洪大全看了這風景。忽地想要踏雪尋梅起來。可是羅浮鄧尉一個遠在廣東。一個遠在江蘇。湖南省裏簡直就

沒。有。著。名。的。去。處。可。以。賞。玩。梅。花。慰。情。聊。勝。於。無。不。禁。想。起。這。裏。有。一。所。玉。皇。殿。來。正。殿。後。面。倒。有。兩。株。梅。花。過。門。大。囑。就。到。那。裏。去。走。一。遭。也。好。主。意。想。定。便。換。上。一。雙。雨。鞋。身。上。穿。了。一。件。狐。皮。的。袍。子。教。一。個。小。奚。童。攜。了。一。盃。精。緻。小。菜。並。一。壺。好。酒。安。步。當。車。的。逕。投。玉。皇。殿。而。來。不。想。半。路。上。却。發。現。了。一。樁。奇。事。原。來。一。個。乞。丐。睡。在。雪。裏。光。着。背。脊。祇。穿。一。條。單。袴。還。東。一。個。西。一。個。打。了。許。多。補。釘。赤。着。雙。足。直。僵。僵。的。睡。在。地。上。洪。大。全。不。禁。哎。呀。了。一。聲。道。這。樣。大。冷。天。這。乞。丐。怕。是。下。了。雪。沒。人。給。錢。米。給。他。所。以。凍。死。在。這。裏。的。誰。知。卻。又。不。然。便。走。近。了。一。步。瞧。去。那。知。不。瞧。猶。可。一。瞧。時。却。又。大。吃。一。驚。原。來。那。乞。丐。這。樣。的。赤。身。裸。體。睡。着。不。但。沒。有。凍。死。並。且。那。身。上。還。是。熱。氣。蒸。騰。那。汗。珠。兒。有。黃。豆。般。大。小。咧。再。一。瞧。他。的。臉。

色時只見他臉泛桃花牙齒縫裏却又酒香噴溢若在不飲酒者聞之則酒臭而

避三舍者幾希徒以洪大全酒人所以一見卽曰酒香噴溢也不是喝醉了才睡在地下的嗎畢竟洪大全是個

嗜酒若命的更兼看這叫化子的一副神情沒有大本領也決不會睡在

雪地裏尙自熱氣蒸騰的當下洪大全爲好奇心所驅使不禁使勁用手

在那乞丐身上推了一下道老哥莫睡在地下仔細受了涼那乞丐睡得

好夢方酣不想平空裏來了一個洪大全把他推醒你想他如何不惱便

圓睜着雙眼向洪大全呸了一口道老子在這裏睡覺却于你甚事要你

來囉睨甚麼冷呀熱呀老子這個身體又不是租來的死了也不要你買

棺材何必要你這鳥人夾在裏邊和我嘔氣那洪大全滿腔好意却碰了

一個頂子若是在平日早就要跳起身來老大的耳刮子打向那乞丐

上了。

補敘洪大全脾氣一筆所以照應上文與秀全門者爭執一段文字也

可是在今天一來。瞧在這乞丐會喝幾

杯酒的分上。二來。這乞丐瞧他。適才睡覺的情形。一定是個異人。便想有心結識他。所以吃了這一頓排揎。大全臉上。却依舊笑嘻嘻的。道。老哥不必生氣。吵醒了老哥的好夢。固然是小弟的不是。如今就罰小弟做東。請老哥喝酒。何如。那乞丐聽了。早跳起身來。道。有酒喝的嗎。那我又不是傻子。如何不去。洪大全也欣然道。老哥不用多疑。請看小弟這榼子裏。不是酒。是甚麼東西。那乞丐聽了。欣然從身旁雪地裏。拾起他一件破襪單衫。來可笑。這件破襪布單衫。因為放在雪地裏。久了。所以已是浸得濕透。再給西北風一吹。早冰得和鐵板一般。堅硬。那乞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來。往身上就披。嘴裏說道。走罷。走罷。莫耽擱了。喝酒的時光。洪大全半

途○遇○見○了○這○位○酒○友○便○也○沒○有○心○緒○再○看○玉○皇○殿○的○梅○花○了○準○備○折○回○家○
去○當○下○便○在○前○引○導○這○叫○化○子○也○就○赤○着○雙○足○踏○在○地○下○的○冰○雪○裏○沙○沙○
作○響○處處點點那○個○小○奚○童○依○舊○提○着○榼○子○跟○在○後○面○心○裏○頭○也○未○嘗○不○討○
厭○這○個○叫○化○子○腌○臢○得○很○叵○奈○洪○大○全○的○脾○氣○是○很○難○服○侍○的○他○說○怎○樣○
就○不○許○人○家○和○他○違○拗○所○以○也○不○敢○說○甚○麼○一○路○走○一○路○便○想○我○們○這○位○
少○爺○平○日○總○是○這○樣○瘋○瘋○癲○顛○的○錢○不○當○錢○用○家○裏○吃○閒○飯○的○人○養○得○這○
們○多○還○不○肯○歇○定○要○弄○這○個○叫○化○子○家○去○真○是○越○說○越○不○成○話○了○合○該○是○
我○們○當○底○下○人○的○晦○氣○這○一○次○回○家○去○說○不○定○少○爺○還○會○把○這○叫○化○子○高○
高○地○坐○首○席○教○我○們○替○他○斟○酒○咧○也○不○知○少○爺○安○着○的○是○甚○麼○心○平○常○在○
我○們○底○下○人○面○前○偏○生○要○拉○架○子○和○那○些○低○三○下○四○的○人○却○又○稱○兄○道○弟○

十分親熱這小溪童正胡思亂想時抬起頭來已是到洪大家裏

不說在路

上走而偏想穿插小溪童之胡思亂是避重就輕之法

洪大全便把這叫化子一讓讓到了書房裏面去

那些伺候的底下人見主人同了一個叫化子回來他們對於洪大全怪僻的行爲已是司空見慣所以倒也並不稀奇忙爭先恐後地上前打起暖帘來讓洪大全和叫化子一同進內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評曰太平天國首事諸王中以洪大全爲最虎蕩不苗所謂名士派者是然天下多僞名士其胸襟學問未必能如大全而行事怪僻則與之如出一轍古人云飲酒讀騷便稱名士今之名士酒未必能飲甚有且不知離騷爲何物者乃亦高視闊步自居名士十里洋場誠有多於鯽之嘆每况愈下名士且然展讀至此感不絕於予心矣

夫名士派非美名。一二人提倡於上，乃靡然成風。競以囚首垢面爲風流。酗酒滋事爲豪放。假令中國人盡爲名士，則中國可亡。假令天下人盡爲名士，則天地可滅。此種頹廢的消極的習慣，亟宜加以匡正。作者極意描寫洪大全爲小說興味，計不得不爾。後讀者慎毋效法大全之所爲也。

第二十九回

借酒澆愁乞兒嘔閒氣 因屍圖詐地痞昧良心

話說洪大全把這乞丐一讓讓到了書房裏。那些底下人便跟了進來。伺候着洪大全家書房的地板。是一律用漆漆過的。又經底下人每天早上

用水沖洗。所以沖洗得纖塵不染。可是被這乞丐一雙泥腳走過了。頓時便增加了許多泥腳的脚印。洪大全却毫不在意。便拱了拱手。請這乞丐上坐。一面又吩咐廚房裏揀上好的菜預備。一整桌在書房外面一間小做廳上擺設。停當自然依舊。是這乞丐坐了首席。洪大全又嫌兩個人對酌似乎人太少了。沒有趣味。便吩咐在食客中間選那酒量好的請幾位來陪客。霎時間便滿滿地坐了一桌。那些食客爲了衣食起見。只要洪大全心裏歡喜。憑你乞丐也得恭維一陣。呼嗚士之氣節不講久矣。飯碗之下不知犧牲幾許。人才先哲有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

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一章亦是此意。固不能獨責洪大全之食客耳。

酒過三巡。洪大全便含笑問道。不會動問老哥尊姓大名。仙鄉何處。那乞丐一面仰着脖子喝酒。一面含糊地答道。我姓王。沒有名字。人家都順口叫我王。叫我便也。把叫化兩字當做

第二十九回 借酒澆愁乞兒嘔開氣 因屍圖詐地痞昧良心 一四六

名字了。至於問我家住那裏，我就沒有家。大凡我行踪所至，便都可以說。是我的故鄉。本來人生如做夢一般，到頭來誰也免不了一死。要是死了，才能算是回老家去。所以我們的老家便是森羅殿上。譬如你洪大全，算是衡州人。其實衡州那裏，可以說是你的家鄉。無常一到，請問你還能在這衡州不能。清夜警鐘 發人猛省王叫化一席話說得洪大全毛骨悚然，便也不敢再問。只見那王叫化自己提了酒壺，高高的舉了起來，道：「閒言少敘，吃酒要緊。許多食客也怕洪大全心裏不樂，巴不得這一句便異口同聲的說道：『照呀，喝酒才是正經。』洪大全便也鼓起興來，一杯一杯只管往喉嚨裏灌。將下去這一席酒，直喝到晚上三更。席間各人無不喝的東倒西歪。惟有王叫化却依舊如無其事。洪大全一陣眼花頭暈，可是還不肯示弱，便拚

命價支撐起來。吩咐底下人收拾乾淨床鋪給王叫化安歇。自己直待送王叫化進了臥房才退。將出來又吩咐教揀幾套衣服端正着預備。王叫化明天更換才說完這幾句話撐不住一陣噁心。便把適才吃的菜餚。喝的茶酒兜底從胃裏泛將上來。哇的一聲便吐了。吐在地上有四五寸見方的一大灘。那些底下人便七手八脚的絞手巾倒水忙亂了一會。用兩人分左右扶了徑回臥室。洪大全這時實在醉了。所以見了那自己的床也。就不暇脫衣和衣向床上一倒。鼾呼着便自睡着了。也不知經了多少時候。洪大全翻了一個身。正想再睡時。耳朵裏却聽見有人說道。不好了。這事情非把少爺叫醒不可。洪大全這時睡了一夜。那酒意早已醒了大半。聽了這話。正不知出了甚麼岔子。便勉強掙扎着把雙目睜了開來。可

是眉梢眼角還是覺得十分餒澀忙用手指揉了幾揉

作者對於細小之處每不使輕輕放過文章一

經渲染愈覺生動

這時便有一個人說道好了好了少爺醒了洪大全瞧這說話的

人正是家人洪壽忙問道什麼事喧鬧那洪壽見少爺問他忙答應了幾個是字道啓稟少爺沒有什麼大事不過傷是受得重了不但打破了頭還淌着血呢洪大全聽他所說的話簡直如丈二長的金剛摸不着頭腦便又問道你究竟是說誰的頭打破了呢洪壽道是洪喜的頭打破了洪大全還是不明白便重又問了一句道洪喜的頭如何會打破的呢洪壽道是少爺昨天去請來的那一位叫化爺把洪喜的頭打破了

叫化爺三字奇絕趣絕

洪大全不聽叫化爺三字猶可一聽時便記起昨天喝酒的那個王叫化來便哎呀了一聲跳起身來也來不及盥洗忙趿着鞋子往外飛跑那洪

壽不知就裏。可是見主人跑了。他也不得不跟在後面。那洪大全也不到旁的地方去。一口氣便奔向王叫化。咋晚安歇的那間屋子裏。而來沒有跑進屋子。已是聽見了王叫化的聲氣。如火如荼及至走進屋子裏。看時只見那王叫化。偏把床上的被褥。胡亂鋪着在地上。他自己便依舊穿着那昨晚的破單袴。箕踞着坐在被上。好似昨晚王叫化就沒有睡在床上的一般。再一瞧王叫化身旁。時見有一身新棉襖袴。撕做七八塊。把來亂堆在地上。那王叫化却是面紅頸赤。坐在地上。指手劃脚的亂罵人。寫得王叫化十分突兀洪大全見了這副情形。便踏進門口。一拱到地道。王大哥何事動氣。那王叫化見洪大全來了。便跳起身來。拉了洪大全一把。左手的一個食指。又直指在洪大全鼻尖上。道你好你好。寫王叫化佯狂喬怒。逢人尋釁。純用白描。神妙欲到秋毫巔。我王叫化。

生。成。的。是。叫。化。命。生。平。就。不。歡。喜。穿。新。衣。服。偶。然。穿。了。便。須。遍。身。作。癢。誰
知。今。天。起。來。你。的。那。個。管。家。却。拿。了。這。一。身。衣。服。強。要。我。穿。在。身。上。告。訴
他。我。不。耐。煩。穿。這。牢。什。子。的。衣。服。他。偏。不。肯。聽。竟。自。動。手。替。我。代。穿。起。來。
你。想。我。做。叫。化。子。的。時。候。何。等。優。游。自。在。如。今。才。第。一。天。踏。進。你。的。門。口。
便。須。受。這。個。罪。穿新衣服謂之受罪是誠絕世奇談我。這。口。氣。自。然。大。了。便。順。手。一。個。耳。刮。子。
打。去。誰。想。你。那。管。家。的。腦。袋。也。實。在。生。得。不。結。實。輕。輕。的。一。下。竟。自。破。了。
不怪自己手重却怪人家腦袋不結實奇談我。憤。無。可。洩。便。把。你。一。身。新。衣。服。撕。做。幾。百。片。如。今。你。
來。了。最。好。謝。謝。你。放。我。去。了。罷。往。後。你。做。你。的。少。爺。我。做。我。的。叫。化。子。河。
水。不。犯。井。水。省。得。在。這。裏。大。家。嘔。氣。洪。大。全。聽。了。忙。陪。笑。道。王。大。哥。休。得。
生。氣。這。原。是。小。弟。不。好。既。是。王。大。哥。不。耐。煩。穿。新。衣。服。不。穿。就。是。走。却。是。

萬萬走不得。亦不可及。當下又命洪壽去把洪喜叫將進來。只見洪喜用白布把頭裹了。哭喪着臉。蹙到跟前。滿意以爲那個王叫化打破了自己。的頭。主人準定要安慰自己。幾句的說不定。還會因此把王叫化撞將出去。咧。誰知剛站定。便被洪大全罵了一個狗血噴頭。說他不知道伺候客人。轉是那王叫化勸住了。洪大全又吩咐洪壽把地上的被褥搬回床上去。那王叫化忙搖手道。不用。不用。這是我特地從床上搬將下來的。我因爲床上睡不着覺。所以搬到地上。你若是要拘束我。我只得要告辭了。洪大全只得罷休。從此洪大全款待王叫化。便如款待上賓一般。絲毫不敢怠慢。遇着王叫化高興的時候。便拉了洪大全喝酒。喝得洪大全爛醉如泥。王叫化不高興時。便向床一睡。睡得和死人一般。接連幾天不飲。

不。食。要。是。底。下。人。去。請。他。吃。飯。時。便。被。他。吐。了。一。臉。唾。沫。洪。大。全。却。一。切。優。容。着。他。那。洪。壽。洪。喜。却。在。背。後。恨。得。牙。癢。癢。地。只。因。礙。着。主。人。的。面。子。不。敢。奈。何。王。叫。化。也。是。王。叫。化。合。該。替。洪。大。全。出。一。回。力。了。有。一。次。洪。大。全。家。裏。的。一。名。婢。女。早。上。起。來。伺。候。洪。大。全。洗。臉。洪。大。全。每。天。洗。臉。照。例。是。在。床。上。洗。的。這。時。便。披。着。衣。服。坐。在。床。上。伸。了。一。個。懶。腰。那。婢。女。伺。候。慣。了。知。道。這。時。便。該。把。臉。盆。送。將。過。去。便。捧。了。一。臉。盆。的。水。走。近。床。前。剛。待。放。在。洪。大。全。身。上。誰。想。一。失。手。便。把。那。一。盆。水。一。齊。潑。在。洪。大。全。身。上。淋。漓。盡。致。連。睡。在。旁。邊。的。一。位。洪。夫。人。也。半。個。身。子。浸。在。水。裏。了。洪。大。全。平。素。脾。氣。本。來。就。不。很。好。這。們。一。來。那。一。股。無。明。天。火。更。是。按。捺。不。住。只。聽。得。噹。的。一。聲。那。隻。銅。臉。盆。便。滾。向。床。下。直。滾。出。去。有。一。丈。多。遠。接。着。洪。

大○全○立○刻○跳○將○起○來○下○了○床○向○着○那○婢○女○罵○了○一○聲○便○飛○起○右○腿○來○向○那○
婢○女○小○肚○子○上○踢○去○說○時○遲○那○時○快○這○一○脚○無○巧○不○巧○却○恰○恰○踢○着○了○婢○
女○的○要○害○連○哎○呀○都○來○不○及○喊○一○交○滾○在○地○下○手○足○顫○動○了○一○會○竟○自○鳴○
呼○哀○哉○死○了○洪○大○全○自○己○也○想○不○到○這○一○脚○會○踢○出○人○命○來○的○他○還○當○是○
這○婢○女○裝○腔○咧○便○越○發○把○火○氣○提○將○上○來○走○近○前○去○又○接○連○踢○了○幾○脚○這○
時○才○瞧○得○真○切○那○婢○女○的○臉○色○十○分○難○看○不○像○是○假○的○便○伏○下○身○子○去○用○
手○探○一○探○那○婢○女○的○鼻○息○可○憐○已○是○斷○了○氣○這○樣○一○來○憑○你○洪○大○全○再○狂○
放○些○可○也○慌○了○手○脚○呆○呆○的○向○那○婢○女○瞧○了○一○會○又○是○一○想○橫○豎○這○婢○女○
是○賣○絕○在○自○己○家○裏○的○只○要○多○化○錢○料○想○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主○意○想○定○
胆○子○便○大○了○許○多○立○刻○把○洪○喜○叫○到○跟○前○吩○咐○他○去○把○這○婢○女○的○老○子○找○

來。湊巧這婢女的老子是個賭徒。一些家業都給他頑化骨頭頑光了。把他的老婆氣死才向洪大全懇求得了一百多兩銀子寫了一張憑據。把女兒典給洪大全做婢女的。可是賭場裏面憑你盈千累萬都賭得完的。何況祇有一百多兩銀子不消三天便輸得精光。因此又時常來和洪大全齟齬。洪大全用錢本來很爽快的。所以倒也時常肯一兩二兩的周濟着他。洪大全仗有恩於這賭徒。明知他的女兒就是死了也決計沒有甚麼不了的。所以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極力反振下文可是這賭徒早已沒有一定的住址了。東飄西泊隨處歇宿。累得洪喜找了大半天才在一家賭場裏把他找到了。洪喜便遵照洪大全的吩咐不說他女兒是給洪大全一脚踢死的。却說急病身死的。可是這賭徒也是個鬼精靈兒。他想到

天還。到。洪。府。上。去。過。向。洪。大。全。借。了。一。兩。銀。子。那。時。曾。經。親。眼。瞧。見。自。己。的。女。兒。鮮。龍。活。跳。怎。麼。隔。了。一。天。却。又。死。了。呢。况。且。瞧。那。洪。喜。又。吞。吐。其。辭。其。中。一。定。另。有。蹊。蹺。也。許。是。女。兒。得。罪。了。那。位。姨。太。太。那。位。姨。太。太。把。他。訓。飭。了。一。頓。才。因。羞。自。盡。的。賭徒又祇猜着了一半女。兒。的。性。命。事。小。洪。大。全。這。樣。的。藏。頭。露。尾。想。賴。掉。一。筆。撫。卹。金。這。個。事。情。可。大。了。人命爲輕金錢爲足重見賭徒非人我。這。會。子。到。洪。府。去。只。要。瞧。見。女。兒。身。上。有。什。麼。痕。迹。那。時。再。和。洪。大。全。大。鬧。一。場。便。了。主。意。已。定。便。隨。了。洪。喜。來。到。洪。家。見。了。洪。大。全。洪。大。全。却。故。意。裝。出。那。很。閒。逸。的。樣。來。道。你。的。女。兒。不。知。怎。的。生。起。急。病。來。也。來。不。及。請。醫。生。竟。自。死。了。本。來。你。女。兒。是。賣。絕。在。我。家。的。也。用。不。着。來。知。照。你。我。立。刻。可。以。買。一。口。棺。材。早。早。把。她。成。殮。起。來。姑。念。你。只。有。這。個。女。兒。你。的。

女。兒。死。了。你。將。來。就。沒。人。可。以。靠。老。所。以。我。特。地。來。招。呼。你。一。聲。教。你。來。看。過。了。我。這。裏。端。整。着。三。百。兩。銀。子。你。拿。去。娶。個。老。婆。好。好。地。成。家。立。業。也。算。養。了。這。女。兒。一。場。那。賭。徒。聽。見。有。三。百。兩。銀。子。可。以。到。手。不。免。心。裏。動。了。一。動。可。是。洪。大。全。不。說。猶。可。一。說。時。反。而。教。賭。徒。的。疑。慮。越。發。加。重。起。來。他。想。自。己。的。女。兒。一。定。不。是。好。死。的。否。則。洪。大。全。怎。麼。肯。出。這。們。多。的。錢。自。己。須。格。外。細。心。留。意。着。女。兒。身。上。可。有。傷。痕。沒。有。洪大全自以為御之以。恩。可。以。使。冥。頑。者。知所感激執料反使賭徒疑團當。下。便。也。不。說。甚。麼。彎。彎。曲。曲。隨。了。洪。喜。到。了。自。己。女。兒。停。屍。的。屋。子。裏。留。心。打。量。時。只。見。女。兒。直。僵。僵。地。躺。在。一。扇。門。板。上。旁。邊。放。着。一。口。棺。材。棺。材。蓋。上。又。推。放。着。許。多。花。花。綠。綠。的。衣。服。賭。徒。也。無。心。細。看。急。於。要。檢。視。女。兒。身。上。可。有。傷。痕。以。便。為。自。己。索。詐。地。步。他。

想。要。是。吊。死。的。頸。項。裏。該。有。繩。索。印。服。毒。死。的。口。鼻。間。也。該。有。異。樣。的。形。迹。瞧不出這賭徒倒可以充檢驗吏誰想細細地一瞧時他女兒頸項裏既沒有繩索印口鼻間也沒有服毒的形迹只是口眼翕張情形十分可怕這賭徒一時間尋不出什麼形迹來倒反沒了主意只呆呆地立着瞧他女兒的臉究竟父女是關於天性的瞧他女兒眼珠子雖然定了可是眼皮還是張着好似盼望他生身的老子不見到來所以死不瞑目的樣子這賭徒瞧了撐不住的也是淚如雨下。血淚文章忽然靈機一動想檢查檢查女兒的身上不要是被姨太太們用皮鞭子打死的當下便順手揭開女兒的衣襟來那知揭了開來時果然見女兒腰眼裏有手掌般的一塊又青又紫的傷痕賭徒可也知道這個地方是致命的所在女兒的性命準定是送在這塊

傷痕上的現在且不管女兒因何受傷既已抓到了題目就不能不做文章當下便用手拍着棺材板大哭起來一時間便驚動了洪喜洪壽過來相勸這賭徒那裏肯聽一會兒洪大全也走了過來那賭徒便住了哭伺着大全冷笑道好呀我的女兒是賣給你家當婢女的須不是教你們把他弄死的常言道人命關天你們如今把他弄死了難道光是三百銀子就可以把我的嘴堵住了不成洪大全不知道這賭徒已是瞧見了傷痕所以也勉強裝出不明白的神氣來道這話就奇了你們的女兒是得了病死的三百兩銀子須不能算少你既是這們存心索詐惱得我心头火發便一硬頭皮便一文不給看你這廝有甚麼本領敢和我鬧那賭徒氣得大叫起來道反了反了現有傷痕在這裏難道還由得你們抵賴不成

說着便重又揭起死人的衣襟來道。這一塊不是傷痕嗎。現有真憑實據。三百兩銀子。雖不能算少。可是買一條性命。天下怕還沒有這種便宜事。罷。洪大全一見他揭起衣襟來。便知道大事不好。急得暗暗只是跌脚。可是當場還不肯示弱。只得用言語來恐嚇。那個賭徒道。這個痕迹。那裏來的。我們也不知道。你憑什麼便一口咬定說。便是受的傷。你甚麼時候看見我們打死了你的女兒。却在這裏撒潑。好便罷。不好時。我便一張名片把你送到縣裏去治你一個借屍索詐的罪名。看你那時再敢倔强不敢。洪大全這一番說話。滿意以爲那賭徒聽了。可以嚇得屁滾尿流。自己拚着再加他一二百兩銀子也該沒事的了。可是想不到那個時代恰又是專制時代。像賭徒般窮得連立錐之地都沒有。若是捉將官裏去也。也只拚。

着。一。身。皮。肉。去。結。識。那。位。知。縣。大。老。爺。那。知。縣。大。老。爺。因。爲。這。囚。徒。沒。有。油。水。可。以。榨。取。也。只。打。了。一。頓。把。他。放。走。便。算。完。事。惟。有。有。錢。的。人。不。能。打。官。司。要。是。偶。然。有。這。們。一。兩。件。小。事。情。弄。進。衙。門。去。了。便。不。管。你。是。曲。是。直。因。爲。你。有。錢。直。的。也。要。拗。做。曲。的。好。借。題。發。揮。敲。你。一。下。小。小。的。竹。槓。不。但。本。官。要。錢。連。那。些。三。班。六。房。地。保。公。差。一。瞧。見。有。錢。人。打。官。司。便。好。似。接。進。了。財。神。般。這。樣。那。樣。想。盡。種。種。方。法。來。弄。你。的。錢。你。只。要。肯。化。錢。那。時。便。理。曲。的。也。要。替。你。拉。拉。直。不。過。金。錢。有。盡。慾。壑。無。窮。往。往。小。小。的。一。件。事。情。可。以。弄。得。你。不。上。不。下。非。把。家。產。盡。數。化。在。衙。門。裏。不。可。所。以。古。人。有。破。家。縣。令。這。一。個。名。詞。那。些。有。錢。的。也。明。白。象。齒。焚。身。繭。絲。自。縛。這。個。道。理。所。以。平。常。聽。見。打。官。司。就。怕。願。意。多。化。幾。個。錢。萬。不。願。到。公。

庭對簿去那賭徒也猜透了這一層心理所以聽了洪大全一番恐嚇的說話却毫不畏懼轉似發了瘋的一般劈手就把洪大全當胸一把牢牢揪定道好呀你歡喜打官司的我們便縣堂上說話去拚着我一個窮光蛋和你有錢的少爺們來這們一手也還上算洪大全被他這一揪倒沒了主意洪壽洪喜上前來勸解那裏勸解得開頓時便鬧得沸反盈天起來這一種聲浪無意中却吹送到一個人的耳朵裏把這人驚得直跳起來欲知這人是誰且閱下文

評曰洪大全踢斃婢女不能辭其咎假使無賭徒之索詐則大全良心上亦覺對不住死者即讀小說者亦必咎洪大全之殘忍作者乃極力描寫賭徒之惟利是圖存心索詐使讀小說者不恨大全而恨

此賭徒此蓋作者因欲抬高大全身分故如此寫法耳讀者慎勿被其瞞過

縣令破家自古已然於今爲烈中國司法黑暗雖新式法院歲有增添然縣長兼理司法之制度一日不廢除中國司法卽一日不完全內地各縣吏賄賂公行舉凡種種形式種種手續一仍前清之舊小康之家畏胥吏如虎誠如作者所云現值訓政時期深望司法院能廓清此種積弊也

第三十回

較鎔銖續命仗遊絲

逞才華迴天憑隻手

話說這時驚動了的不是別人正是洪大全門下食客王叫化那王叫化聽內室裏人聲嘈雜便忍不住的一步捱一步捱進了中門那些底下人知道這王叫化是洪大全十分敬重的人平時偶爾有些不合王叫化的意思時底下人便須受洪大全的排揎所以見王叫化要進中門却也不敢攔阻王叫化問那看守中門的底下人何事喧鬧那底下人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王叫化聽了微微含笑說道這容易得很給了他幾個錢不是完事了嗎偏先寫王叫化亦主張給錢愈顯下文之奇幻邊說邊便按着聲音的方向拔步向那丫頭停屍的屋子裏而來那底下人見王叫化說給錢的話不覺有些不服氣見他去遠了才向地上呸了一口道不是自己的錢自然不肉痛左一聲給錢右一聲給錢一個叫化子就這們的口氣也大模大樣的也不怕

人家把牙齒都笑掉了呢。我們少爺把這位瘟神爺爺養在屋裏也不知他安着甚麼心眼兒。百忙中又插入底下人奚落王叫化讀者於此等地方可悟作文之法不表底下人在背後嘮叨。且說王叫化走入停屍的室內，只見那無賴正一手揪住了洪大全在那裏嚷。洪大全却是愁眉苦臉的，嘴裏正在央告王叫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用一隻手在他們扭結固結的地方，只輕輕一隔，那無賴的手便好似被刀劈一般，喔唷了一聲。五個指頭便自然而然地鬆了。洪大全見了王叫化，宛如遇了救星的一般，便拱了拱手，道：「王大哥，這事情非得你來解決一下不可的了。」那無賴的手這時正痛澈心肺，見王叫化衣衫襤褸蓬頭赤足，是個叫化子的模樣，竟自高視闊步的插身，干與其間，心裏如何不氣，便想板起面孔來發話。誰想那洪大全却又拱了拱手，叫那王叫

化做王大哥。洪大全這人脾氣是再也高傲不過的。平素不肯輕易恭維人。一旦却和這叫化子稱兄道弟起來。其間必有緣故。常言道：人不可以貌相。自己不要輕舉妄動。得罪了他。於自己這一次來敲詐的前途不利。此一博念必不可少。讀此愈見作者之細。針密縷○無賴志在敲詐其氣先餒矣想到這裏便把心裏要說的話嚥都一聲重又嚥回了。肚子裏去。其如聞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王叫化迴過臉來看。了那無賴一眼。這一剎那。那無賴只覺得王叫化兩道目光好似兩道劍光。湛如秋水。般不由得無賴不。打了一個寒噤。王叫化却慢條斯理的說道：你的女兒死了。也不能復生。就是告到當官。你也沒有甚麼好處。我們拉開天窗說亮話。教洪大爺多少給你幾個錢。冤家宜解不宜結。就此撒開手。豈不是好一席話說得洪大全和無賴都暗暗點頭。在洪大全這

一面只求息事甯人多化幾個錢原算不得一回事在無賴這一面本來目的是在要錢有一個中間人在裏頭幫開討價還價覺得便利些也欣然同意那王叫化便又冷然問道那麼依你的意思要多少錢才肯把這件人命官司私和了呢無賴見問不覺心花怒放便道論理我也不能向洪大爺多要可是人生一世老來就靠兒女……無賴還沒把話說完却被王叫化截住了話頭道這又不是唱戲要念什麼上場詩你乾脆些該多少錢一句話就夠了何必拉拉扯扯的多費唇舌呢無賴這時不禁又怔了一怔良久才掙扎着伸出了五個指頭向王叫化臉上晃了一晃

晃

看作者一路寫來絕不肯落一俗套用一庸筆此之曰善作小說

王叫化問道究竟是幾多呢是五百嗎是五

千嗎那無賴搖搖頭道都不是的這事情非五萬不行王叫化聽了便問

洪大全意思怎樣。只見那洪大全，繃着眉道：「凡事聽憑王大哥作主。不過那廝要上萬的數目，那未免是要的太兇了。」王叫化點點頭，又來向無賴商量道：「你要錢也得要看事情的大小。一開口就要得這們多，似乎情理上也說不過去。依我的意思，你就拿了一千兩銀子，也不能算少了。」無賴聽了，不禁又怒從心上起，便嚷道：「這是甚麼話！常這道人命關天，這人命的案子，還算是小事情，難道定要謀反叛逆，才算是大事情嗎？」太平天國之革命在專制

官吏視之不過是謀反叛逆而已
我女兒死了，要錢不在情理之中，難道你們當官劍帷燈躍，躍欲出妙絕妙絕。

大爺的一脚踢出了人命來，倒在情理之中不成。無賴句句與王叫化針鋒相對，無賴口才亦自不弱

如今我也不要你們一個大錢。你們二字便有王叫化在內我只和你們打官司去。王叫化這時却也動了真氣，只見他圓睜着一雙怪眼，大喝一聲道：「依你便怎

樣這一聲不打緊。宛如青天霹靂一般。不但把無賴震得目定口呆。連洪大全從來也沒聽見過。王叫化這們響的喉嚨心頭也只管別別的亂跳。寫王叫化十分出色那無賴口風才有些軟了。可還不肯十分示弱。便道：你們不肯給錢。便須還我一個新鮮活跳的女兒。否則便打官司去。要是你們肯給錢。的。我再讓你們一步。一萬兩銀子少一兩都不行。王叫化聽了道：好好不還你一個活的女兒。便給你一萬兩銀子。這是你自己說的那無賴心。想人死了。怎麼會活。硬着頭皮道：還了我一個活的女兒。便一文都不要。王叫化這時一個箭步便跳到了丫頭屍身旁邊。只見他順手揭起丫頭臉上遮的那方絲綿來。道：你瞧你的女兒何嘗死了呢。這時無賴和洪大全四隻眼睛都不約而同的注視在那丫頭的臉上。只見那丫頭果然不

會死兩顆眼珠子不住的左右轉動見了無賴便開口叫了一聲爸爸接着便一骨碌翻身坐起轉把那無賴弄得糊糊塗塗的如墮五里霧中便自己打了自己一個嘴巴道他媽的我不是在這裏做夢嗎王叫化却哼冷笑道那裏是做夢千真萬確的你女兒沒有死這是洪大爺故意叫你女兒裝着試試你的心不料你這沒天良的東西這般憊賴如今你女兒並沒有甚麼病痛可是人生都難免一死將來萬一有甚麼意外你斫斧頭的滋味我們是領教過的了我們洪府上却萬萬不敢再把你的女兒留下你快帶了他走罷至於身價銀子這裏願意一文不要算是賞給你了這時無賴細細觀察他女兒的聲音笑貌一毫不見異樣自然沒得話說便羞慚滿面向女兒吆喝了一聲道走罷王叫化却又雙手亂搖

道慢着慢着如今還給你的。是個新鮮活跳的女兒。可是被你帶了去。就難免有些傷風咳嗽萬一你那時再來索詐起來也教洪大爺有口難分。你這會子非寫一張憑據在這裏不可。那無賴聽了却遲遲疑疑地不肯寫。王叫化那容他推託。一頓子喊了一聲道來呀。窗子外面洪壽洪喜。一千人便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道。啖。看他寫得何等。有有聲色。讀者至此亦眉飛色舞。不自禁矣。王叫化接着說道。把大爺的名片送這廝父女到縣裏去辦他一個借端索詐的罪名。其始無賴欲打官司而洪大全不肯。今則反其道而行之。筆墨變幻不測。窗外又答應了一聲。嚇得那無賴魂不附體。知道自己這女兒不死到縣裏去。洪大全是有財有勢的。自己準定吃不了兜着走。咧想到這裏不禁雙膝抖抖地跪了下來。道洪大爺開恩。小的寫就是。可是小的不識字。王叫化道你不識字。我可以替你寫說話。

之。間。那。些。底。下。人。便。拿。了。一。副。筆。硯。進。來。好。一。個。王。叫。化。提。起。筆。來。蘸。飽。了。墨。龍。蛇。飛。舞。般。的。寫。了。一。張。字。據。洪。大。全。從。來。不。知。道。王。叫。化。寫。得。這。一。手。好。字。不。禁。看。得。呆。了。王。叫。化。寫。完。了。字。據。便。念。給。無。賴。聽。大。意。是。說。無。賴。的。女。兒。蒙。洪。府。恩。賜。放。回。不。要。身。價。銀。子。當。經。具。領。此。後。如。有。不。測。概。與。洪。府。無。涉。當。下。王。叫。化。便。逼。無。賴。父。女。兩。捺。了。指。模。那。無。賴。才。悽。悽。惶。惶。的。帶。了。女。兒。叩。謝。了。洪。大。全。而。去。洪。大。全。一。文。都。沒。有。化。自。然。感。激。王。叫。化。感。激。得。五。體。投。地。當。下。便。向。王。叫。化。一。揖。道。不。知。王。大。哥。使。的。是。甚。麼。神。通。真。有。起。死。回。生。之。妙。王。叫。化。一。把。扶。起。道。不。必。多。禮。這。那。裏。能。算。是。神。通。貴。省。不。是。有。一。種。叫。做。辰。州。符。的。頑。意。兒。嗎。我。這。手。段。和。那。辰。州。符。差。不。多。只。能。遮。一。時。的。耳。目。久。後。還。是。靠。不。住。的。會。了。這。種。本。領。也。

只。能。偶。然。使。用。若。是。我。王。叫。化。真。個。能。起。死。回。生。那。不。成。了。活。神。
天。的。事。情。不。過。是。機。緣。湊。合。總。算。報。答。了。你。幾。個。月。來。居。停。之。德。不。過。
情。還。不。能。算。是。完。了。你。須。預。備。下。二。三。百。兩。銀。子。少。停。便。須。使。用。咧。正。說。
之。間。只。見。那。無。賴。又。號。哭。着。搶。了。進。來。向。着。王。叫。化。和。洪。大。全。倆。叩。頭。如。
搗。蒜。一。般。道。我。這。女。兒。走。到。半。路。上。又。躺。在。地。下。死。了。還。求。兩。位。爺。的。恩。
典。王。叫。化。手。裏。拿。着。那。無。賴。捺。着。指。摸。的。字。據。還。沒。有。放。掉。便。向。着。無。賴。
揚。了。一。揚。道。我。早。和。你。說。過。了。你。把。女。兒。領。了。去。死。活。都。不。和。姓。洪。的。相。
干。如。何。這。會。子。又。惹。了。回。來。呢。那。無。賴。碰。着。響。頭。道。本。來。不。該。再。來。釋。惱。
兩。位。爺。的。只。求。兩。位。爺。可。憐。見。小。的。這。女。兒。死。了。一。切。衣。衾。棺。槨。之。費。都。
沒。有。着。落。便。隨。意。賞。小。的。幾。兩。銀。子。適。才。小。的。衝。撞。兩。位。爺。小。的。也。知。罪。

了。王叫化便點了點頭道也罷。看你說得可憐。就給你二百兩銀子。這是洪大爺的恩典。你拿了去罷。你須明白你女兒是陽數已盡。不干洪大爺的事。否則何以你好好的領了去。一會兒又死了呢。說罷便吩咐洪壽到賬房裏去支了二百兩銀子來付給了那無賴。那無賴才千恩萬謝而去。一場驚天動地的人命官司。經王叫化輕輕一吹便吹散了。自此洪大全便格外敬重王叫化。把王叫化供養得無微不至。可是洪大全還不明白王叫化是個甚麼出身。想留心盤詰。誰知王叫化只假做不理會。洪大全的意思說上去。總是用言語岔開給你一個悶葫蘆。所以直到後來王叫化是何等樣人。洪大全總是有不知道。見首不見尾王叫化其纏龍乎似這們的一直過了有半年光景。這一天早上洪大全洗漱過了。照例便該等着王叫化來同。

進早膳。原來這半年來，洪大全總是自己賠着王叫化吃飯。王叫化的脾氣，却也總不肯改掉依舊一身百孔千瘡的舊衣服，更兼光着一雙泥腿，却也毫不客氣。一個人猴在紅木椅子上，洪大全打橫相陪。似這們的習以爲常，王叫化也不用洪大全派人去請，到了吃飯的時候，他自會趨向跟前來的。這一天可煞是作怪，洪大全等了許久，只見王叫化的影子，洪大全便忍不住了。當下吩咐當差的快去相請。那當差的去了半晌，却只是單身回來。道裏裏外外都找遍了，只是不見王大爺的影子。房間裏桌子上，却留了有一張柬帖，不知說些什麼話。家人們却不敢擅動，依舊放在那裏。請少爺的示定奪。洪大全聽說不禁吃了一驚，也不暇細問，趕忙如飛的跑向王叫化安歇的那屋子裏，而來四下瞧時，却見王叫化的

被褥依舊鋪在地上。文風不動。瞧那個樣子。就像昨晚王叫化沒有睡覺。

的一般。再一瞧桌子。時果然一張柬帖。用一塊破磚頭鎖着。被褥鋪在地上也破磚頭也看

他處處不脫叫化本色一笑那張柬帖上開頭就是四個大字。寫的是別矣洪君大全見

了。不禁心頭像小鹿般撞將起來。忙搶在手裏。向窗子邊亮光裏瞧時。原

來是一首似歌謠非歌謠似絕句非絕句的頑意兒。洪大全這時知道王

叫化準定是悄沒聲兒的走了。那手指兒也就不知不覺的顫抖起來。可

是却不由大全不把這柬帖上的字句兒順口念將下去道。

楚宮應識大王風。已歲逢丁。吾道窮天德。天恩等閒事。天津橋下杜

鵬紅。

洪大全看了好似丈二長的和尚。摸不着頭腦。可是知道這王叫化是個

非常的人。他這臨別贈言。其中定有道理也。如籤詩偈語一般。大約是個天機。不可洩漏。咧不過見了開頭別矣。洪君四個字。便知道王叫化這一去。決定不會再來的了。自己和王叫化。雖只交了一年多的朋友。可是兩下裏感情十分融洽。如今一聲說是分別了。洪大全是個多情的人。如何會不悽惶萬狀呢。只見他一路把袖子拭着眼淚。暫回內室裏來。只向床上。一躺不禁伏枕大哭起來。他夫人不知就裏。忙問怎的。洪大全却不回答。只揮了揮手。教他夫人不必多問。直把他一副眼淚。哭一個乾淨。才要了一塊熱手巾。擦了擦臉。坐了起來。只見他夫人依然向着他。發怔。他便把王叫化留下的那個柬帖。遞給他。夫人道。你快去替我做個小荷包。把這柬帖兒。縫在裏面。要緊要緊。他夫人見他說的這般鄭重。倒也不敢。

怠慢果然急急忙忙去趕製了一個小荷包。又用紅綠絲線打了一條。纔子才親手交給了大全。大全便拿來掛在貼肉自己的頸項裏。寸步不離。每當想念王叫化時。便探懷取將出來把玩。一會稍慰相思之苦。伏筆光陰迅速。眨一眨眼。又過了一個多月。洪大全自從不見了王叫化。越發蒼茫。四願覺得天地雖大。却没有第二個和王叫化一般的人。可以來做自己的朋友。因此滿腔牢騷鬱勃之氣。便兜底的湧上心來。自然比較未遇王叫化前。格外佯狂玩世起來。喝醉了酒。就從當地的縉紳罵起。一直罵到知縣。總督。連清朝的皇帝。也不免被大全批評得一文不值。那時大全的朋友。誰不是胆小如鼠的。聽見大全這般信口雌黃。生怕惹下禍來。沾染着了。自己所以一個個掩耳。却走不敢再和大全親近。大全却一切不顧。

還是邊喝酒邊罵人。有時高興起來，便趨向府前縣前的茶館裏頭替人家做狀子。列位試想，憑着洪大，全這一點學問，就是頑一兩部名山的著作，也覺遊刃有餘。不要說區區幾張訴狀了，自然不假思索，只提起筆來一揮而就，却造句警策，下字凝鍊，往往一件案子已是定得鐵案如山。也不知上控了多少次，總沒有翻過來，却不道被大全尋出了一個瑕隙，只消三言兩語，便把全局打翻，憑你負着折獄盛名的老吏，和那咬文嚼字的刑名老夫子，見了這種訴狀，也猛吃一驚，猜測這一定是著名訟師的筆墨。若不是對於律例下過苦功，斷然不會這樣陰險刻毒的。欲天下之於放僻邪侈之途，比來馮煥章方主集中人才之議，非偶然也。那裏知道却是出於一個專仗天資遊戲三昧的洪大，全之手呢。列位看官，洪大，全這樣的玩

世不恭自然要製造出許多笑話來了。至於洪大全鬧些甚麼笑話做書的却要賣個關子留在下集書中再行交代。下集書中還有馮雲山貴縣遇公差李副將夜走韋家廟保良會圍殺張巡檢金田村議立洪天王蓑衣渡馮雲山被炸長沙城蕭朝貴喪生丁主事計擒洪大全楊秀清力却烏蘭泰許多熱鬧情節只得請列位稍耐幾天的了。

評曰太平天國革命史演義縣亘至三十回而金田猶未起義論者乃訾作者之過事鋪張殊不知作者固涉筆成趣絕不使讀者稍感沈悶也每見爲歷史小說者或者祇將史乘所載隨意敷衍成文才一二十萬言便已如江郎之才盡或者故意拉長如村嫗絮絮話家常如醉漢呶呶勸飲酒令人昏昏欲睡惟本書作者能免此二弊故

本。書。合。讀。可。分。讀。亦。可。蓋。一。集。有。一。集。之。精。采。分。讀。之。固。姚。黃。魏。紫。
盡。態。極。妍。合。讀。之。亦。全。神。貫。注。一。氣。呵。成。也。至。於。筆。墨。得。俊。爽。二。字。
力。祛。拖。沓。生。硬。之。弊。布。局。得。緊。湊。二。字。絕。無。支。離。破。碎。之。虞。則。讀。者。
有。目。所。共。賞。固。勿。庸。評。者。之。標。榜。矣。

